



.05897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三

澱水胡應麟明瑞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翁騰言

清漳盧化鰲翁騰言

書牘一十三首

報左司馬汪公

應麟生長于越材質庸下行年三十落落于時
顧聞海內文章鉅公有身任千秋萬世之責著
必振衣引領冀一趨其下風蓋自燥髮迄于今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三

書牘

一

茲猶一日也曩歲浪遊燕中每從一二兄弟捧
誦執事諸大篇輒擊節服膺以為丘明太史並
見當代惟時執事方馳驅四方折衝萬里戟門
大纛之下草茅禮絕不敢以姓名通既執事拂
衣東歸黃山紫氣咫尺相望日夜裹糧負笈庶
幾一登龍門坐家母沉疴歷年日尋藥物盈盈
一水奮飛無從竊意大人君子棄置牙頰間久
矣邇者喻明府坐中伏辱瑤緘下訊慰誨拳拳
且最以青雲期以大業五內鏤刻如不欲生古

人薄感恩而死知己曰知己不易遇也如應麟
者謗才末學無異醯雞卽有呻吟何足當名世
鉅公一呖迺執事以喉舌之尊山斗之重不遺
葑菲采掇芻蕘卽握沐吐哺之風奚以過此此
應麟所爲徘徊中夜神爽飛越于大匠之門者
也應麟自少日厭棄舉子繫心聲韻乾沒歲月
迄無所成頃因王次公聞問長公獲當眄睐俯
仰宇宙亟欲求知者明公門下耳迺今賤姓名
濫竽毫翰卽未敢遽從國士之後生平寤寐之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二

書牘

一一

思慰矣明府使便敬布腹心裡刻十種奉塵玄
覽伏惟俯賜鑿削終始大惠不宣

奉汪司馬伯玉

自秋風起巖瀨日候仙查旣則歲行盡矣知執
事遲遲其行以愛弟故也因束芻瀆酒東下婁
江哭司寇公于弁園哭奉常公于澹圃瑯琊二
墅風物宛然觸目劇心靡匪河山之感追惟
歲縹緲樓豪飲仲淹跋扈飛揚而執事丰度
如恬如穆如廣厦百間澄波千頃混茫空洞

無限際兩王公墳麓二美并合一朝明月並懸
高霞雙映迺不佞歎奇可咲亦令點綴其間十
日華陽縱譚今古真宰上訴萬象欲新乃至改
席良霄張燈乙夜名花異卉左右錯陳俊味芳
羞先後層出子夜數闋清商半部軟語冷隲昔
昔間之神動機流阿平絕倒真如大雪行山陰
道應接不遑迄今春戀舊懽庸可復再衰草斜
陽寒蟬荒笛一慟而外他非所云伏計執事俯
同斯念異日者青牛望氣白馬踐盟弁園澹圃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三

書牘

三

真是不堪重過也王氏諸郎君朗朗玉立瓌姿
異質咸自絕人渥注丹穴之產故非凡嗣下轅
所能彷彿嘗試竊窺其志慮庶幾克紹前芳不
僅僅朝暘天廡而已長公身後屬籍大篇以存
者任歿者是在執事攬觀古昔文人類多抗厲
卽國朝弘嘉二李雖開創之勲迨今爲烈興
起之效邈乎未聞至同好相凌同名相戾尤藝
苑之中膏肓之疾復有生食其力死食其言者
紛紛輕薄殆不忍譴惟我汪王兩公偉哉神襟

曠拓海濱如南岳青原並收法嗣維摩師利互
闡教宗一時善信稽首皈依就之如雲望之如
日且瑯琊才具之于濟上不啻諸葛之視魏文
而推賢竭誠無所容口執事年輩之于長公大
顯青蓮之于工部而和衷合德無復二心迴視
李何往復紛爭幾以詞塲化爲敵國良可慨嘆
夫于鱗身後長公業任之矣長公身後匪執事
疇任也曩長公存辱命爲傳茲集序仍玷姓名
一么麼鄙生廁五六鉅公之末執筆忸怩罔知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二

書牘

四

所措稍一構思愧汗溔溔繼之雨泪歛歛矣顧
幽冥之寄終不敢忘所冀大匠宗工不吝教我
俾仰藉寵靈下報知己萬一不勝大愿奉案若
雨日高臥太函中奇句新篇動盈篋筒幸毋企
玉以慰遐心仲淹比來安否仲嘉游道若何士
能奇興勃勃畫持牙籌入都邑作豪估多擁燕
趙臥狹斜鬚髯如戟丈夫態殊可念第黃四娘
家滿蹊花木頗聞易主不虞冀北羣空耶想像
執事疇昔風流倏忽又如隔世矣中年後一作

書訊知舊傾逝離此之感百端交集宛然衛洗馬度江昔狀曹子建所謂保玉體享黃髮良獲我心屈指當代賢豪喪顏幾盡伏惟執事爲世靈光爲時大老當今氣運盛衰中國輕重詞場有無蓋以一身係之萬惟加殮自愛以上膺穹眷也

中秋湖上飲歸東伯玉司馬並元敬大將軍

東南之最勝者錢塘也錢塘之最勝者西湖也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三

書牘

五

西湖之最勝者湖心亭而湖心亭之最勝者中秋月色也以湖心亭而當中秋月色而得司馬公暨大將軍爲北道主而又得海內名流十五六爲之客而又益之以不佞胡生之狂謬亦濫竽其間焉茲游也茲集也可謂才兼乎文武而美盡乎東南事絕于湖山而聲光乎宇宙得非千百年最勝中之尤勝耶夫泰甚者衰之候也盛滿者缺之徵也惟尤勝于千百年之最勝也而造物者弗能無忌矣而酩酒者弗能無譁矣

而古人最勝之集，屈指于千百年而弗足者，于
是乎折足乎？一夫而有餘矣。夫詩、文、書、畫，其體
殊，其用一。藝則鈞，藝道則鈞，道不朽則鈞，不朽
不足爲則鈞，不足爲然而鈞之，未有非其才而
至其域者也。古之同學書者，弗勝則去而爲畫；
同學畫者，弗勝則去而爲塑。藉令全學塑而弗
勝也，下于塑而可至其域者，彼且樂爲之，何也？
彼誠樂于至其域而無所取于蹈其名也。夫詩、
文、叅天地，關盛衰，書、畫亦合神明符造化，東、漢
諸賢伯英子玉輩，不以文、易、書、東、晉諸賢逸少
世將輩，不以詩、易、書、三、日、翁，不以書、貶、帝、虬、每
公，不以書、貶、王、曹、孟、德，不以書、貶、霸、虞、永、興，不
以書、貶、忠、歐、率，更不以書、貶、孝、褚、河、南，不以書
貶、諍、顏、平、原，不以書、貶、殉、蘇、子、瞻，不以書、貶、才
黃、魯、直，不以書、貶、節、朱、元、晦，不以書、貶、道、趙、吳
興，不以書、貶、藝、虞、伯、生，不以書、貶、學、王、介、甫，不
以書、貶、拘、張、思、光，不以書、貶、狂、米、南、宮，不以書
貶、顛、歷、證、右、能、書、之、名、書、于、人、果、何、負、也、而、稱

彼能書又實匪不肖意也藉令不肖意而所稱
又實匪其人也六一一益集觸目琳瑯家享黃初
戶屢大曆其孰非詩在體文者至于書則不必
人人能不肖所爲舉公瑕而獨贊之也猶之乎
頌明公之武功而美戚大將軍之文事也夫公
瑕之詩不肖固贊之不啻口出者而彼以爲譏
則僕于公瑕亦有所譏耶蓋不佞有是言誠爲
公瑕而未嘗爲彼而彼以泥洹之餘乘閑詈之
後修睚眦之隙報疇昔之故跳梁于湖光山色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三

書牋

七

之間嗶呼于朗月清風之下使其林慚無盡澗
愧不歇王衍無暇于清譚賈誼屢爲之太息蓋
自有中秋有西湖以至今日未有若斯會之奇
亦未有若斯會之厄者也雖然其人醉矣甚矣
而與較是非計得失是不肖亦醉也而亦甚也
况其始而怒號旋即創艾長跪乞盟者再指天
畫地而自誓者三皆金觀察沈侍御所目擊嘗
其時不肖第付之一粲而已而何所復芥耶以
執事方酬酢衆賓事之顛末或未曉暢其詳且

使問之惓惓也故敢有腹心于左右者

與汪司馬

歲杪戚大將軍過溪上肅然起居計入尊覽首
夏北歸抵京口友人拉遊浮玉徜徉大江雲濤
雪浪間遙望焦光先生宅隱見鰲背猛欲移舟
一登而風雷陡作竟爲同行所尼比至吳門問
訊則聞翁避暑吸江之亭且匝月矣一水盈盈
坐失良晤悵恨不可言已附小刺景升且冀仙
槎迴日背命嚴瀨迺關門紫氣迄今杳然將取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三

書牘

八

道餘杭更如曩歲耶朱博士以堪輿赴歛敬附
入行俟明春賤恙稍瘳躡躡龍門用憫十年饑
渴也前寄扇頭詩極草草茲更賦七言一律薄
展候衷伏希大匠鑿削不宣

報伯玉司馬

自餘杭別僊駕再宿遂抵金閶周公瑕健飯猶
昔獨兩耳曠曠甚已於歲首辭謝一切謁者以
先宜人誌出執事大手筆也而不肯復通家累
世誼萬萬不得辭因強爲書石適刻工沈幼文

側暇旬日鑄成神采斐然精華奪目自詫暮年
最得意書也新春方擬貢上榻成者百幅適鄉
人賚大教至云仲淹已卽世矣十載同盟一朝
電露私衷悼惻何可勝言執事天篤友于際此
故難自遣第瑯琊游沒宇宙寥寥砥柱詞場靈
光藝圃萬古文柄執事一身繫之卽手足之恩
勉爲少割且仲淹學成名立第五之稱亶足以
豪而其遺文在篋孤子藐然微執事而孰爲經
紀之此不可不蚤爲計也僕比來舊殖益荒間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三書牘

九

取樂府諸題一二擬議之六旬之中遂得十卷
已刻成并誌銘貢上此道蕪沒千年瑯琊一振
今又厭厭長夜矣不肖間得其意耳于古人無
能爲役也白榆百八十章啟之旬月固霍嫫姚
天幸實微執事寵靈惜不獲長公見之雖然日
月逝矣後人螢爝微光藉有所明不過容隙執
事濫賞至以吳匪越班此非鄙人所敢聞命嗟
嗟夫豈直今茲千百世而下事已定決矣世儒
信信詈亞艾鴻門之役謂沛公死天下寧無沛

公迺自漢距今未覩有兩沛公也千百世而後
之于長公可知也不肖近爲長公續藁序讀者
頗有阿私所好之疑夫古今作者方冊具存試
歷舉不肖所列諸家參以弇州四部二藁虛心
易氣互見短長然後知不佞之語爲不慚而弇
州之造爲不易計當今寓內惟執事首肯斯言
他非所敢必也若騷不埒楚賦不逮漢古詩不
敵東西二京則自唐以迄今日皆然不肖夙持
此論當長公存日屢發其意于詩數中長公弗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三

書牘

十

以爲忤且非獨自唐歷明而已建安黃初去
東西京幾何曹劉諸人製作已大逕庭昔人論
禹入聖域而不優謂堯舜之後復有堯舜且猶
難之噫此未易爲耳食道也若夫體多總雜而
間涉豪釐格務兼該而時流輓近語必瑰奇而
或傷浮巧事惟竅密而小遠性情此弇州之大
亦弇州之病弇州之病亦弇州之大惟是初學
讀之則茫無入手習之則率虞捧心故不肖嘗
謂唐之老杜今之弇州皆學人末後一着非入

門發軔所先改若汰其離而標其合則唐人何
渠能越老杜今人何渠能望弇州譬則崑崙爲
天地之心九州之脊欲升高極遠五岳三峨足
矣始發足而問崑崙崙鮮不僵仆中道者然惡可
以衡岱巖崑崙也况五岳三峨旣陟其顛崑崙
或可循級而至耶自弇州伯仲之没不肖每一
吐詞捫舌輒止顧今日所以道弇州卽異時所
以道執事抱區區之臆而不一驤首長鳴于伯
樂之前非夫也蘇文忠公謂言有大而非誇達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二

書牘

十一

者信之衆人疑焉當今之世所稱達者舍明公
誰耶近讀老杜存沒詩悲嘆陡集因作八哀篇
首瑯琊以識歿者五君咏首執事以識存者雄
飛北地前獨步弇州後自謂庶幾實錄竊以明
公與長公一時並起無論文章殊絕卽人品度
越古今要皆亘賢劫中一二創見匪可以世代
論也弇州抔土未乾而生前所素卵翼駸駸叛
而之他薄俗紛紜殊可鄙畏天幸明公以厚德
偉度鎮定其間第恐更二十年前輩風流邈不

復觀矣言念及茲令人太息伏惟強飯自愛努力景光以對玄祐不宣

奉少司馬汪公

客秋天幸瞻野台斗于湖光山色間辱公倒度龍門齒諸國士而大篇日揭錫以千秋尤末學後生沒世之感豈直鏤銘心骨而已婁江之行獲侍杖履遂得載晤兩王公張司馬暢飲劇談皆非人間世所有函關紫氣高陽德星平原豪舉古今三盛事不旬月間咸躬邁之抑天幸中

夕室山房

八卷之百十三

書積

十二

又有天幸矣旋舟日小駐中途遂致相左武林握手倉卒臨岐言念河梁悵惘欲絕不肖返舍後困臥衡茆日尋湯藥馬齒浸長樹立茫然未審將來能以寸尺慰藉盛心否公碩德偉望大業鴻猷社稷華夷繫籍輕重茲尊服告除海內蒼生喁喁綠塗寧終斬一出以酬名世之責耶璽書旦夕南下麟雖病且憊猶能持雙柑斗酒遲彩鷁于巖陵歌大厦之章以壯行色也

何主臣將至慧月天人傳讀之神爽飛馳真使
人有乘查犯斗之典自昌黎毛穎兆派西來祖
襲紛然至于獨成一史總之不離子長故躅執
事茲文躍出則前人撰述併廢一朝不知後有
作者從何措手耳

二

辱垂示鴻篇古風蒼勁閑遠多得黃初意象視
東西漢溫夷稍遜然無一語入梁唐諸人歌行
步趨王岑幾于十肖五六五言律整而健實而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三

書牘

十三

沉絕句雅而冲新而峭至七言律高華儷密雄
大精深千鍊爲格萬鈞爲字歷下武昌真可鼎
立爲三而排律之愈出愈奇益多益善又非吳
李等班當議之王氏伯仲耳今五尺童子能知
公文而白首藝林者于明公之詩或未能悉窺
壺與明公不鄙而令不肖評定之不肖不敢有
所隱亦不敢有所私謹粗據管窺以復惟大方
萬一采焉

大雅堂四劇雖文彩翩翩而精嚴密麗工極人間自當爲南音絕唱元人第長木色耳稍入紛華卽關鄭王高不無冗複之累視明公才情奕奕而峻潔清冷一塵靡染者竟代寥寥何時更叶北音集長勝國使崔蔡三家不得專門虜世亦藝苑之賞心也近作十卷漫呈知執事朝來且噴飯盈案矣

四

近讀山陰徐文長氏四聲猿惟壓卷禰正平罵

入室山房

卷之百十三 書牘

十四

曹氏一章佳耳中饒本色雋語矯矯不入南音細檢之字意亦多複雜且用韻時有重者此勝國名家通病益以見執事之超然非良工苦心故未易識也梁辰魚紅線足稱本朝雜劇鼻祖豐而潔麗而清繁而不亂第本色頗爲彩繪所勝若浣紗則終篇無一佳語徃徃鄉社老人動止供笑矣且執事水雲深處南北詞寫夷光少伯心事委篤如訴而文極雅緻卽元人煙波釣叟三舍不遑彼不知遵用而自出譁語結案去

爲蛇足者幾希徐四劇自首章外木蘭差可誦
餘亦庸庸門下皆已覩否

五

白岳海內名區而舊志篇章遂無復致佳者當
以執事四律爲開山祖也惟文亦然不肖十二
章分咏諸勝槩頗爲不惡方之盛賦恐不能馳
躡後塵耳人旋附去須大手鏟削之

自歛歸再報汪公

奉違几杖炎淫載更矣追惟曩歲棹孤航浮夜

火室山房

卷之一百十三

書曠

十五

雪泝四百灘伏謁太函之下執事倒屣而進之
把臂談天圪場今古上竈羲昊中覈漢唐下綜
昭代製作汚隆體格高下燁如懸鏡茅塞洞開
爾乃升安昌之堂入高平之幕臥汝南之榻傾
北海之尊無晝不游無夕不燕登山臨水竊日
落月誠生平之豪舉寓外之極觀也瀕行辱長
者高車餞別浦澈順流東下疾于乘颺迴望三
天子都不啻霄漢西風翹首黯爾覓銷惟是鴻

筆大篇奎聯璧耀衡茅之下日奉周旋九鼎萬

鍾槩無論矣仲淹濫沒痛悼不勝幾欲持生翊
絮酒奮飛谷中且以其間樞挹末光重修社事
而病冗交妒行或尼之新春伏惟尊候萬福盛
德大業富有日新玄貺特綏無庸贊祝慨惟嘉
隆先達喪頽略盡瑯琊墓木行且翳然獨執事
崔嵬靈光師表一代穹蒼壞負岳聚川藏文軌
所通無思不服蓋皇王之烈匪霸伯之勳蔡丘
城濮咸在下風軻氏所稱以善養人中心誠悅
于今觀之桃花源紅霞千樹絕勝武陵幔亭雲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三

書牘

十六

氣五色亭亭如車蓋執事當茲春和景明之候
乘肩輿出郊遂挾二三門下尋歷舊遊簫鼓兢
前絲竹沸後寶釵旁列珠履錯陳西方南面曾
無越是座中太寧雅歌少廉雄辯士能狂興故
應靡減昔昔第桃葉度江蘭陰隔水二仲翩翩
又弱一個恐銜杯念及時爲憮然耳長君久客
廣陵比復何似次君汗血異常行且歷塊空羣
蜚聲天廡矣大集荆氏迄工方揭日月而懸宇
宙奈何今鄙人一朗誦之偶值便翺起恭記室

惟葆攝天和以膺遐算不宣

報汪氏二仲洎獻于肇元諸昆

司馬公以文章命海內所謂五百年而一覩者
迺二足下以同氣懿親左提右挈更倡迭酬不
出家庭而聲走寓縣豈三天子都清淑之氣蓄
之千古而未洩而一旦盡洩之峪中耶自二足
下以字顯不字兩生潛足無地行且削迹避
二足下詎惟騷騎之名第五不成卽司馬公命
世大業安得如隆準所云孰與仲多哉獻于肇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三

書牘

十七

後學章有成無逸校刻

元兄弟並復佳否異時躡屩峪中觸目見琳琅
珠玉也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三

終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四

書牘十四首

報皇甫司勳

再報子循司勳

報徐子與

報張肖父司馬

與吳明卿

報灌父宗侯

與黎惟敬三通

報歐楨伯

再報楨伯

與黃淳父

與周公瑕

再報公瑕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四 目錄

一

與周公瑕

與周公瑕

再報楨伯

與黃淳父

與黎惟敬三通

報歐楨伯

與吳明卿

報灌父宗侯

與徐子與

報張肖父司馬

報皇甫司勳

再報子循司勳

香齋十四首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四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四

激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翁騰訂

書牘十四首

報皇甫司勳

憶髫歲過吳閫伏謁龍門之下冀瞻望顏色一

奉教言適明公臥病精廬掃絕塵軌卽片刺無

繇自達訊諸閩人知河魚作楚旬月矣嗣是菰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四

書牘

一

蘆之間率扁舟夜度盈盈尺水矍若明河每長
嘯臨風未嘗不竊嘆御李之無自也客歲遇周
公瑕于燕市極口稱明公注問雅情方圖謁姓
名于左右而子鳴持大教繼至則司勳全集爛
然辱長者之垂施焉僻壤鄙生胡游膺殊寵至
于斯極豈明公過聽二君子以不佞甕天蠡海
而窺于雅道之萬分耶不佞嘗僭謂五季以迄
勝朝六代三唐流風掃地弘正諸公銳情復古

要以振起當今可耳揆諸曩昔恐叔敖優孟後

世不無異同何者弟子高師一著僅及其師北
地信陽之才不能越馬班李杜而詩文製作復
壹稟陳規則奔走步趨固已逡巡塵後矧時代
所歷有未能盡超者耶故不佞嘗以當今之世
不可無何李而尤不可無明公非苟爲佞也明
公菁英天授視三唐六代殊自錚錚而業以功
深境由玄詣語文則縱橫自得變幻從心語詩
則色相盡空神情獨會試以司勳一集上律齊
梁諸子大曆十才高者逾軼沈謝錢劉平者不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四

書牘

二

失陰徐郎耿卽前人羣然復起有能增損隻字
者耶生平骯髒獨于明公傾嚮渴饑北鴻遄發
敬附八行未竟緒言胥之百晤

再報子循司勳

王次公云千秋而下信陽北地容有廢典觀察
廸功必無絕響僕三嘆其知言若執事六代之
文含沈吐任鏘顏凌謝五言之律苞元孕起驟
冉馳曾詎惟十得八九幾于毫髮亾恨且超乘
而前矣故嘗謂何李徐高西漢盛唐而不足者

也執事江左大曆而有餘者也絕長補短政爾
相當今之爲劉爲呂不佞以爲皆非也卽散體
之文長句之律勢所難兼然所謂同能不如獨
勝也

報徐子與

元美蹈海黃金臺館閫其無人

頃天幸明公上計明堂一時諸子雲合景從華
陽碣石間復爲雋國第迴跡徃日西曹不無逕
庭所謂極盛難繼耶不佞蹙蹙蹇蹇驢風塵眯目
火室山房

卷之百十四

書牘

三

三千里入長安僅明公日夜周旋差無憾耳惟
敬座中載奉談咲穆生醞酬周郎醇酎依依心
醉寤寐念之辱諭鄙言獎提泰過嘉隆弘正邈
矣前修何敢以邾莒之賦妄意代興惟長者不
棄成言所謂蒼蠅絕塵政自無妨騏驥南皮之
會面叩不宣

報張肖父司馬

車騎過發城辱枉訊家君下逮小子屬萍梗江
湖不獲從激水羣兒竹馬之後抵舍讀諭教奉

拳彌感且愧明公材兼文武任隆將相古今詞
客力屈事功至明公廼一洗之寓內抽毫孰不
仰沫壇坫之下願惓惓以雍然一代謬借芻蕘
豈過聽瑯琊愛忘其醜耶青衫上謁遂承破冗
過存大貺丘山逾切蚊負之懼偶司馬公訂期
三弁斲別高牙春深旋越晉謁不宣

與吳明卿

不佞束髮習詩歌則聞寓內有明公矣于時直
以明公齊驅五子狎主葵丘耳既稍稍習見諸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四

書牘

四一

君子製作集衡而篇角之廼知名公材力固伯
仲濟南而沉著森嚴雄深渾麗何百鍊而字千
鈞蓋上自開元下迄嘉靖直棊在陵五七言律
者明公一人而已不佞少遊京師於當代名家
靡不接席至心所獨醉弁州而外惟是明公每
誦藏甲諸編輒神明爽然爲國朝詞場一大
快第楚越蒹葭美人千里無由縮地少奉晤言
中常怏怏竊謂明公亦同此懷當今左袒濟南
十夫而九不佞時抗論焉惟王次公所見略全

自餘鮮首肯者計惟明公能自信之百年而後
公論迄定不佞其嚆矢耶詩藪三編近頗行世
辱長公驟許以爲千慮之得汪司馬公亦以公
心獨見濫推搃之私衷謬臆廿載以還逢人嚆
嚆不輕吐者比歲沉痾枕席竊恐溘先朝露不
得已出之中間數則僭及明公聊用附諸隋和
之末然非緣是以求知下執事也黃孔昭過澱
水極稱注間雅情蔽邑章生者頗習詩景慕高
風銳于饑渴且夙聞邑之方子嘗蒙顧拂輒躡
蹻負笈遠謁門牆惟明公與進之

報灌父宗侯

讀中州人物志洋洋乎鉅麗之觀也無論文章
典縟班范而下邈焉寡儔至采掇之勤揚扞之
當真宗國之著龜昭代之良史矣李何王高等
傳尤見執事精神所注昔司馬子長纂史記而
奇文特發於游俠刺客間至今儒家者流恒誦
其腹庸詎若執事極意表章皆學術才華羽儀
盛世之士也此書成而諸君子不相與愉快九

京以執事爲地上知已者僕請任之不佞下里
顛蒙甫學聲韻管窺蠡測曾不足當楊氏之烏
寧敢自附公家之駿廼大教過情推挹至並舉
中原豪傑貴望將來公所以弘獎氣類庶幾追
配古人藉第令一么麼海上鄙生胡以肩荷也
嵩高二室不佞夢寐之中日夜觀之乃今獲以
童子當國士之知入洛之懷何能復已冬初策
羸馬曳長裾追逐羽蓋於三十六峰之上俟孝
王之園雲花十丈登臺染翰與執事同賦之

少室山房

八卷之一百十四

書牘

六

與黎惟敬三通

四千里入長安門冀得荊州一面耳乍傳車騎
抵潞陽瞻望踴躍亟擬策蹇衛馳叩行軒則連
朝風雨妬之惟寅見枉以長者邇讀鄙言謬相
擊節有欲避三舍之稱令人惶忤無地齒牙餘
論一旦獎借至斯顧異時國士厚知胡繇報塞
孫陽氏佇足冀野馬羣遂空要以駭駢渥注無
難歷塊迺不佞之駑劣豈其人哉裕卿往敬布

腹心縷視願言需之異日

二
西園盛集公豪興過發浮白玉舟百餘醉中作
二酉山房四古隸咸稱奇絕僕楸枰藉公靈爽
亦屢占上游同座以裕卿大北爲耽耽不平然
莫能一籌難我也

三
詰且惟寅載酒肴拉公泊思伯裕卿在明同登
顯靈宮閣晴雪萬家縱目昆明太液間何異曾
城絕頂二小羽士風度迺致佳且善謳霓裳三
必室山房
卷之百十四 書牘
七
疊公當蚤一振衣也

報歐楨伯

片語壚頭遂成宿契高陽十日逾越千秋而鉅
筆鴻章懸揭海岱卽無賴南征未嘗不爽然自
適也衡陽巫峽之間魚沉烏浮迺病子株臥一
丘足音屏絕騶從自楚而蜀蜀而復闔與武夷
君酬酢歷歲無絲致一耗于門下至先拜大教
之辱媿罪何言陸生行附致懸耿涼秋晴雨青
鞋訪公白下當合燕磯牛首山川色飛耳

再報歐楨伯

諸集高華秀朗世所共欽
廼使事之工聯類之富
綺而不繁大而能化則自老
桂外惟弇州伯仲洎歐先生
三耳仲默于鱗名高一代要
以風格與象抵掌開元至綜
貫百家下上千古非其所務
亦非其所長良工苦心同調
澗疎知我罪我斯言不易承
秋深言返初服公赤幟藝林
方爲海內所急胡能一旦飄
然卽欲南歸何哉近舍西冷
遠尋南岳大江風濤舟楫不
易輕扁浙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四

書牘

八

上無異康達僕病且億猶能攜斗酒相遲溪頭
爲布衣十日飲息壤在彼惟門下毋他圖焉
與黃淳父

少讀五岳山人集私衷竊勃勃鄉往焉顧墓木
已拱無繇一把臂吳楓秋色中已復從子鳴諸
君讀足下句曲諸篇嘆曰勉之不死矣過金閭
亟擬懷片刺臥齋頭縱談千古屬家君北行期
迫無寸晷之暇頃歲因緣裕卿始獲通聞問下
執事旋辱手札報以璫瑤古調清聲隱映翁睫

不惟悅觀足下且悅觀足下先君子矣中原何
李勃興詞流雲集而載籍極博未覩其人爰自
尊君超乘而出蟲魚科斗精研極索詩文縟瞻
雅亦稱之廼足下天挺才情諸所結撰形迹不
傍色相都空蓋尊君鏤金雕玉而足下初發芙
蓉猶之光祿臨川各擅其美本朝藝苑相承聲
華奕葉者江夏之外耳目無雙矣裕鄉翩翩豪
舉布衣之俠意氣難干獨推轂足下不容口酒
中輒稱足下往客金陵携漢玉巨觥入長干東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四

書牘

九

南諸曲潦倒酣暢美人持箋索詩及書者數十
輩足下手不停揮俄頃成集逾令人寤寐高雅
垂虹亭月色萬頃何夕維蜻蜓小艇放歌散髮
同載而南也

與周公瑕

憶從家大人謁刺門下不佞僅十齡耳于時瞻
望顏色竊以門下非今之人也古貌古心曷出
塵壒當求之幼安叔度間方今江左第一流宜
無過者北抵燕中華陽碣石豪雋如雲不佞猥

以微詞爲惟敬諸君賞識獨恨無從接門下一
談戊辰南返輟棹吳閫適門下受聘東諸侯玄
纁蒲輪爲黃金臺上客秋杪載抵燕中亟訪寓
舍則風馭泠然出長安旬有五日矣竊嘆名流
契合古昔惟艱胡不佞于門下載世通家而齟
齬道途若斯之巧也已物色一二酒人咸以門
下讀鄙作于管秘書席上擊節咏嘆有可冠四
壁之稱令人旣感且怍門下三十年藝苑名家
迺不佞蚘竅微吟庸詎足當晉人一映而不惜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四

書牘

十

齒牙輓推至此益信門下古之人而匪今之人
也自今以往僕固奮蹶竭趨期無負九方之盼
而銜策馳驅以終竟大惠所望于門下豈淺鮮
哉吳使再南率爾陳謝子循淳父計旦夕操觚
聚首幸晤間一爲寄聲秋色吳楓臨楮瞻企

再報公瑕

鄭文學以誌事及門牆漫徃側理數番索書仲
長統樂志稽叔夜養生二論垂省人矣憶與足
下晤金閨迄今淹冉六載吳越相距一葦非遙

而音問濶疎蒞如異域乍冬計偕而北屈指過
姑蘇首詣足下信宿天池登蓮華峰絕頂歸拉
幼于伯仲痛飲俠香亭却假吳娃雙槳載足下
虎丘啜茗千頃雲爲別亦大快心事而春期迫
甚竟爲二三仝人所尼踉蹌解維亾論勝緣抹
殺卽數字不及相聞想像夜泊寒山江楓漁火
一段旅人况味今猶懣懣習臆間瑯琊公歸臥
祇園主盟斯道而足下以古心玄覽左挈右提
一代風流于斯爲盛觴咏之暇曾否齒及胡生

少室山房

八卷之百十四

書讀

十一

耶彭廣文來知足下健態猶昔七十老人篝燈
夜坐作蠅頭細書終篇無一潦倒大似廉將軍
飯斗粟據鞍上馬肯何修致此矍鑠艷艷羨羨
僕年甫不惑老境已種種迫人聞足下內好尚
未衰諸姬玉立當御美哉周郎南面之樂胡以
過也承春深游目湖上桃花柳色念之令人奮
飛計三吳奧區足下皆幾殫歷廼嚴陵仙都赤
城二雁宕併不腆金華三洞天咸僅僅咫尺胡
乃斬此數百武令大川名岳不一漬周郎筆踪

高秋涼爽作十日布帆計便足了此足下果有意乎青鞋皂帽惠然南來則蘭陰之下尚有挈長生瓢負九節杖以殿遊展者毋若子猷之興盡也穉修才猷揮霍而局促一瓊唐人雜纂所謂窮波斯病醫人不識字措大殊邈不相稱可笑第此君俗俚瘦骨日擁如花臥床第尤似非宜天女維摩故自病中有宿分人匪羅什吞針實難不見許旌陽炭婦耶渠極傾倒足下不惜齒牙一爲破除此障恒河沙界功德也華陽碣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四

書牘

十二

石間諸酒伴比來一一相聞否新墳宿草觸目友生惟敬壽承思伯子鳴裕卿謙之先後作白玉樓客天留足下爲吾黨中碩果何時面孔相向臨風悵然

後學章有成無逸校刻

少室山房類集卷之百十四

終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五

激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龔騰訂

內書牘十五首

與大學士趙公論東西二虜書

長君至自燕中甫解裝則大教發焉盟誦載三
泠然金石之音從天而墜而二錄細縹互暎又
恍然紉石渠之秘而披芸閣之編也以相公執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五

書牘

一

事端居廟堂密勿之中萬方待命而不遺草莽
軫念衡茅至于斯極卽古上臣休休吐握一饋
而七十起者奚殊哉伏惟執事躬聖賢之學負
豪傑之才自蜚聲玉堂正氣直節已岳岳動海
內茲起昌辰握鼎鉉調元化運斗樞登庸以來
三光順序百神受職黃童白叟霑漑雨露此大
人正已物正感格 帝衷之明驗也頃竊邊小
醜戕賊主帥負固重城奮螳臂以觸 天朝而

日本兇渠陸梁島嶼襲奪我藩邦徂伺我甸服

英雄藉之而起其憂更有大于曩日此不可不爲蚤計也夫平壤之尅也功則偉矣顧巨寇方張詭變叵測懸軍絕塞主客勢殊樵采易撓飛輓難繼情見勢屈何以自拔昔魏太武禽赫連昌于統萬旋卽罷歸定以殘孽招合燼餘更據邊陲幾爲勅敵竭國之力而取之唐文皇以古今善將將天下精兵頓安市堅城之下竟不能一抵平壤亡功而還至宇文述滄水之事足爲永戒雖繼絕存亾除兇伐叛堂堂天朝王者之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五

書牘

二

師非前代驕卒貪帥兵出無名者比而二方故轍昭灼簡書草茅書生良不能無漆室之憂杞人之戚執事方博詢寓內石畫以興太平豈遂以不肖爲狂爲迂也竊以當今之策西事已寧者宜速諭指邊臣一切澡濯其前非而更張其敝轍行寬大之政養和平之福開生息之源柔誑誤之徒收桀黠之效而明斥埃于外詰戎兵于內俾士懷其安民忘其敗庶瘡痍漸復反側自安十年之後葆大藩滋更爲雄鎮雖有狂虜

報少宰趙公

踰瞻垣斗載歷歲時屬賤疾膏肓卽長于巖瀨
一水盈盈莫能鼓枻而東以庶幾旬日之誨迺
尊者之賜儼然辱先臨之盛藻華緘煥逾九鼎
感私謝臆殆將奉以終身竊惟執事剛方之氣
萃嶽萬仞鴻偉之度周暨八埏寓內蒼生若近
若遠拭目繫心久矣茲留都整借天假書遊旦
夕微拜大廷舟楫函夏身係中國安危畀宇宙
東南千古生色詎惟發人一方私祝私慶而已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五

書牘

五

承弇州晨暮聚首文殊摩詰二大士互說妙詮
將遂令大地山河六種震動若何令須菩提舍
利弗輩與聞之首夏清和南中多暇雨花牛首
高座諸勝目嗟峨尊俎間倡和篇章動盈卷軸
願一一致歸勒飛雲片石之傍爲異時靈洞山
房增一臥遊公案也

奉大司空朱公

鄭商行肅狀起居尋挾書北上日跋跋牛馬走
中首夏南還晤長公知福履方來不任私慶翁

只 朝宿德一代元老雖邁遙綠埜怡神太虛
而鴻烈駿猷屹然與匡廬南斗參峙大江昔人
所稱身係中國安危殆非虛語應麟忝收國士
亦越十年碌碌塵埃亾一善狀屬者稍欲以雕
蟲自見而幽憂疾疢日尋湯藥文園病軀青蓮
傲骨長康憨態孟郊窮愁兼茲四子合爲一身
無昔人之寸長有古者之衆疾當今棄物自揣
其尤落羽遙歸勞苦徹骨叨竊洪庇遂煖桑榆
圖書萬軸金石千卷蝸涎鼠壤差用自娛且道
入室山房

卷之百十五

書牘

六

迹廣川長谷遂其幽深間以畀釣之餘成一家
之業庶幾上酬教毓盛心生成大德而二親在
堂旁無庶弟下寡弱息顧戀徘徊未便長往惟
我師相始終造之家君比歸自滇父子晨昏頂
戴高厚非言所旣明府使西附致犬馬新霜乍
寒珍攝道躬爲宗社爲生靈自愛不宜

奉滕中丞先生

春暮蘭陰一瞻道範屬樓船迅發悵惘迨今師
碩望駿猷昭樹寰宇宏才絕學振起東南茲偶

以萋菲莠言飄然岩穴青鞋布襪徜徉幔亭九
曲間卽考亭無能擅斂前代何論東山謝公第
海內蒼生喁喁且夕恐神龍威鳳終須一出以
副霖澤羽儀之望非岩穴能久佇也應麟於於
越諸生最辱空群之顧迄今幽憂枕席尺寸無
聞追惟曩昔國士殊恩慚汗浹鬢迺嬰疾以來
烟霞泉石愈結膏肓究竟未知面目何似或藉
師靈寵得少以著述自係千秋庶不負教育生
成億萬分一耳春深藥餌稍饜將負笈春糧介
武夷君伏謁爾几于三十六峰之下櫂歌漁唱
昕夕周旋知龍門之不見拒也

與王世叔通侯

曠觀風儀載歷歲矣伏惟節旄金印坐鎮長淮
芻粟如山鯨鯢屏息社稷重臣當代無兩而偏
工餘事漁獵詩騷又且騁曹劉而軼韋孟豈昔
人所謂天授非人力者耶何全智獨稟也至虛
懷樂道忘分下賢若禹周之據饋吐哺則原嘗
四子不足齒牙矣不肖猥以庸樗謬蒙采拾中

憤耿耿每遇西風何嘗不振袂長吟冀追逐三千珠履晤對咲言于清油幕下至夜雪谿頭輒思浮輕舸入剡曲一問安道故居惟是病廢以來班自在堂孩提在抱加之賤荆淪喪半壑之外步武惟艱所冀明公亮其疎節不以人間世禮法督過之幸之幸也說仲使旋附訊起居主臣無任

又

辱諭皇明詩統舊輯古近體僅六十卷藁垂脫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五

書牘

八

而奔走江湖以卷帙浩繁尚置子舍第五七言律自隨易惟效使君偶覩稍命增入弘正前名下諸公什之四三凡耳目所及槩不敢錄慮或漏遺故也蜀中業已梓行君侯下摺倦切謹仍錄首卷以上惟俯爲藏拙焉

報郭舜舉觀察

曩客武林一奉末光于湖上卽單辭片諾而古心古誼令人如醉醇醪尋復晤對郎君喬梓風華交映睂睫羈懷旅况洵遣一空新秋拜命華

緘副以鉅刻于時披誦踴躍擬趣叩行館以罄
宿衷則文駕前發關外念之悵然使來重辱入
行恍晤顏色丘山之惠旣感且慚胡長者昌歎
鄙人至于斯極也不佞樗櫟散材志無廊廟謬
知當路跬步覩顏項復自放丘園奄冉廿載而
數膺家難載涉風塵茲馬齒日衰倦游彌劇加
以高堂八旬弱息三禩病荆床蓐瘦骨伶俜而
欲以青裙白髮塗抹于五陵年少之前寧不滋
其捧腹也長者垂神委篤漫爾及之二詩少致
入室山房

卷之百十五

書牘

九

仰懷并希鑿削蘇堤岳墓花事漸饒軒車至止
更圖握手以悉愿言

再報舜舉

明公一代人倫千秋匠哲項嘉隆諸老相繼喪
頽詞場尊宿指無多屈靈光一柱行且頽頽大
椿以覆庇海內寒士胡來論之謙謙也名篇華
什麗爾清新大曆黃初縱橫信手揭之座右日
奉周旋附復不旣

與楊使君

憶二三君子結社都門昔也執事實以大雅主盟其間而不肖之獲從諸君子後則執事以通家子進之朝夕坐隅楊權古今摘剔瑕謬執事所爲功德不肖甚盛也俄執事有滇中之命二三同志次第星散不肖亦以隨侍還越每追念舊遊側身南望萬里之外神爽欲飛方日夜以淮陽之召爲執事祝廼聞執事竟拂衣歸矣澁雖孔道不肖故多病謝容無從通尺素以候起居曩者稚修來邑私竊自幸可緣是一奉大教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五

書牘

十

俄而此兄物化竟爾中輟媿之媿之邦相丈至詢知道履萬福裕卿繼來稱述近况竹林風致宛然猶昨江右山川比之京洛故自不減第曩時坐中小阮竟屬何人含杯之暇故未能無念不肖耶執事偉望碩才上之當握管大廷黼黻皇度下之亦當秉鐸一方鑄鑄羣品廼以盛年屏迹田里豈造物者忌才抑固將用是成執事千古也執事無苦丘明氏所稱不朽豈獨區區功名際哉後世知楊子雲固百倍于當時知者

奚以解嘲爲也小詩一章聊當奉憶并屬邦相使致之

報大司寇李公子安

於越鄙人陔伏草茅於當代鉅公鮮所知識顧自髫髻往來京洛間則伏聞執事高風冀一樞衣門下蓋匡廬南斗之仰十禩于茲矣頃者邦相明府以舊知來邑朝夕聚首揚扃藝文每屈指當今匠哲輒推轂明公不啻口出因問請大集閱之恍然若入清廟明堂觸目皆天球彛鼎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五

書牘

十一

誠希世之偉觀而藝林之奇構也于時附驥之思寸衷飛動妄冀一廁名簡末自係千秋而邦相遽以校讐見委且盛稱執事廣心偉度靡擇芻蕘遂輒因明府之言濫加次第自顧菲才陋識管窺一二無異醯雞且夕兢兢獲譽大君子是思迺重辱使者遠將筆札副以腆儀慰誨勤倦賜予逾越感恩沐德鏤蝕肺肝伏承嚴諭盛欲以俚語升之卷端尤非耿薄所敢聞命夫文逾左氏而徵序士安賦越隱侯而邀賞元禮執

事回搗謙亾已廼賤子之弗量其何假以自文
涼秋具草甲正大方或仰藉寵靈獲以塗抹之
餘玷名山之籍豈直惟萬鍾五鼎榮莫並之不
腆脞詞且日月偕永矣來鴻促發草勒謝悰緯
羅一襲絲布一端附使者西以竊比于越裳之
貢

報陳京兆玉叔

陸司成攜大集至盥沐誦之如清廟朱絃華堂
自紵冲夷粹雅三嘆而有餘音文則周鼎商彝

少室書房

卷之百十五

書牘

十一

隋珠卞璧古色黯然精理瑩然亾絲微可瑕摘
也古所稱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有德者必有言
亮哉乎不誣矣尺牘纏纏數百言靡非磨腹至
詩數筆叢二序快哉公以千秋惠我也公名篇
鉅製流布遐邇雞林之微捐金購募或終歲不
能得片言鄙人顧未及請而兩得之公之溺愛
鄙人迺至于斯極而鄙人之庇藉寵靈懸諸日
月不將與二序無窮耶天尺樓詩草綴上二西
園遂得五言古一章并心遠堂萬綠軒冢君所

命皆成之一日者不佞之索居而離羣也久矣
惟大匠斧削焉

與玉叔

僕嘗謂公雅量足以鎮一世高誼足以驅千秋
廣心足以容萬夫虛懷足以傾四海無論當代
賢豪聲氣輻輳卽韋布山林晚進未學片長寸
善藟菲不遺達公之志匹夫匹婦有弗與被吐
握之澤者且引爲己辜焉雖謂公藝苑中伊周
可矣洎公之晉而留都海內同聲莫不舉手加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五

書牘

十三

額冀公立躋三事高峙岩廊爲文章吐氣而寒
素之流尤汲汲焉所望于大厦之庇可知也迺
公則竟以留都歸也豈道大莫容自昔固然耶
將公取精造物者衆而不能毋小阨于位耶將
造物者故小阨公之位行且大昌公之樹以永
賴于千秋耶維是謝公不起蒼生之望惡能釋
然逮今雙鬢未蒼二履猶健優游東山花月間
小適歲時一旦蒲輪入楚終當出建掃除天下

之業而以其緒餘雨澤東南半壁俾人人以太

丘庇我庶明公素志爲允愜而當代瞻仰爲不
孤哉夫雨花靈谷之勝不佞往來方寸十載矣
計且因公一縱其游目方束裝而驟聞公之促
駕歸也夫安能無望于公之復出也

與吳大叅座師

急足過蘭辱師俯念門牆將致大惠感戀之深
淪浹心髓亟欲叩謝薇垣屬家慈宿疾未平每
歲之中暑候尤劇坐是未克裹糧東下罪狀何
言師名世偉才藩叅之擢越在疆場寧足爲久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五

書牘

十四

借寇公地然臨安一郡遺愛萬家茲者建高牙
擁大纛坐嘯其間湖山列庭雲霞屬路微輸之
暇時一巡行使錢塘士民嘖嘖稱羨此前使君
吳公也豈不亦快心壯遊哉雁蕩烟嵐六橋花
柳數歲之中兼撮其勝師殆玉皇香案吏暫謫
塵寰非復世人也嘯歌成帙愿發郵筒涼風伊
邇倘許以青鞋布襪唐突于旌當買孤槎犯雪
浪奉候于龕赭二峰之側江湖千丈絕勝廣陵

門下生老矣猶能從師賦焉

報羅觀察

愈生至自豫章首出華緘副之麗筵蠅頭蠶繭
清風穆如公海寓達尊震旦老宿俯視不佞辟
諸一蚤一蚊勞于何有廼不棄芻蕘先施草莽
多方汲引慰誨拳拳卽有胷無心寧不寤寐奮
飛冀執鞭弭于門牆之末惟是小子狂簡不知
所以裁之政恐太上之途非凡質鈍根單刀可
入耳鴻歸草勒陳謝新秋涼適擔簦躡屨候公
廬岳之巔雲屏九疊瀑布萬尋勝槩大觀惟長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五

書牘

十五

者指示以洞開茅塞幸毋曰游夏弗能贊一詞
也

報劉君東

頃歲偕吾丈握手清源礪石間一別便如夢寐
迄今十載餘矣接大教廼知丈已高尚不赴公
車者久矣僕邇歲以賤荆淪逝株守一丘無復
計偕之念意丈飛騰雲漢搏扶搖而上九萬不
謂亦同此懷也人世浮榮電光石火區區蠅鳥
雞肋何足論哉職方公集夙所嚮慕而往時收

錄僅得數卷今大編勒成殊快仰止之私怡園
佳勝種種暇當如命作一記奉贈不敢負諾也
令壻英英玉潤足爲後進中領袖而忻慕不朽
之業尤爲難事亦吾丈翁壻之間意氣所注致
足欽也詩藪一部中間持論頗爲藝林所許其
國朝一帙首論國初諸公便以職方公爲領袖
其時談藝之士未暇及尋也今俱爲友人攜去
僅一部留杭者存而紙素漶滅以兄所必欲見
者輒附請教幸咲存之伏枕口占一律聊致鄙
懷外新刻一部詩扇二握方墨四函奉上病瘍
不見賓客者兩月餘以公手札勉起與令壻相
接粗糲匆匆不能留爲平原之飲異時丈或乘
興完溪上之盟當傾倒十日以竟此懷耳十指
憤憤不復能作蠅頭書亦計丈高雅不復以世
法相束縛耳鴻迫萬不一申旣惟炤亮

後學章有成無逸校刻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五

書牘

十六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五

終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六

書牘二十七首

報王承父山人 與康裕卿

報康子 報胡孟弢

報喻邦相 與易使君惟效

報易使君 報李景穎司理

報童子鳴 與朱在明

又雜柬七通 與祝鳴臯文學

戲與鳴臯論手談書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目錄

一

燕中與祝生雜柬八通

書牘二十七首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六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六

澗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翁騰訂

書牘二十七首

報王承父山人

虎頭公大艦中邂逅足下不數語別去真若崔家摩勒持匕首瞥然飛翔太空了無蹤迹可問此時僕恨不得爲千牛後身以紅綃累足下歲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一

杳鄉人迴忽將至手教縷縷數百言怪渠何從值足下訊之乃知其人業醫走吳會間得無足下賣藥青城後還訪崔家郎君驀與相遇聊僕自別足下歸柱門塞兌人間事一無所問實有如足下所謂三萬卷中老蠹魚不復出世者亦以邇來大老相繼喪頽兼之儕輩徃徃傾逝所可揚眉吐氣僅吾承父一人舉足出門鮮可控告無論生乎吾前後起之士如吾鄉李能茂承鯤英英上足僕素以大業期之一歲卷然

癡狐貉憶僕曩在京師與諸子倡酬齒最稚才
三十年來存者遂如晨星今開眼乾坤殆無故
物僕雖甫越四旬頭顱種種浸假作靈光殿遺
瓦矣足下眎僕十年以長檠林耆宿屈指能幾
僕于足下惡能一日忘也別來游道何似飲興
何似痴憇何似少病少惱少魔障否妻孥不訕
詈否男女不啼號否故交厚祿時時問遺不大
落莫否鄉里小兒看緋騎馬揚揚巷陌間自雄
亦知震旦國有王先生不舉兩白眼相向否長
少室山房

八卷之百十六

書牘

一一

目坐螭螭寄讀浮屠氏書老和尚舊公案頗有
所窺將來臨大事不至鶻突否幸一一明以諭
我足下別諭僕詩藪于前古甚覈迺國朝諸公
不無阿私掩護當別爲快筆紀之僕宿根介慧
不解逐影吠聲至于隨人悲咲彌所不耐所爲
詩藪一書悉是肝腹剖露隻字毋敢襲前人前
人藻鑑有當于衷必標著本書使之自見其有
不合卽名世鉅公不復雷同汪司馬作序謂僕
于于鱗元美抗論醇疵時有出入無偏聽無成

心數言真知僕者居嘗恐訐直獲戾信如足下
云云人人能如足下者讀此書廼生平大幸夫
復何言且僕之談詩大都蒐獵往代罕及本朝
偶諸大家有相聯類間一染指不數數然也足
下目無往古顧每降心折節于僕此書至欲盡
舉本朝名流俾之揚扝此自足下盛意見推可
耳當今之世元美所云闐闐詩書人人大將僕
雖有喙三尺何敢與也頃爲易使君所要選輯
明近體詩凡二十餘卷起高太史季迪訖吾鄉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三

東陽李生自餘存世諸公慮采掇未周槩不敢
錄若已逝同盟黎秘監康山人之類僕俱纖悉
料理不使遺憾九京獨足下名篇傑句浩如烟
埃而局于款列無從措手王長公戲余仲蔚若
幸健七箸特吾書太寥寥得無今日謂耶嗟嗟
承父同心同調如足下海內無多方與足下爲
太白殘月相望耿耿寧當以速朽冀足下驟發
斯言要介足下洞知胡元瑞方寸中惓惓耳頃

閱足下吳越游某子甲夢足下非常足下欣然

引滿賦長句以自快僕常嘆羨足下真達人計
今聞吾言當復舉大白百餘觥不爾不足爲王
承父倘天帝白玉樓首詔胡先生或遮須界地
主悉缺須代後事便當責足下足下幸毋忘吾
言詩藪中濶略足下亦坐是故也歐楨伯比一
書所論詩藪諸篇與足下見推意大合昔楊子
雲草太玄俗物擲揄滿路逮百年之後桓君山
賞識則子雲者人與骨已久腐矣僕書未殺青
王次公從篋中胙得輒狂呼擊節稱善後書成

次室山房

入卷之二十六

書牘

四

小有異同而長公遂以爲奇絕無兩所獎誘藏
出過情茲承父楨伯諸君又遞相印可所遭視
子雲奚翅什倍愧淺陋不足當或致貽賞音之
憾于來世耳足下別我才載聞著述更復幾篇
剗刷更復幾編僕嘗謂足下崛起孤島自當爲
一代布衣之雄唐之二孟非不矯矯然鹿門才
偏東野才僻並似非足下伍至近時孫謝之流
眇無足論若八面受敵一瀉千里成佛受記不
傍他人竟當屬之足下第古今辭章軌轍其在

履駿馬史非必其才翼絕大要天地間有此杆
軸其人適當運會假以發之杼軸旣彰猶規矩
旣設後之欲爲方圓卽公輸墨翟安能外此故
以少陵太白之雄不免憲章魏晉者寧其材視
曹劉鮑謝弗如也下至近世秦柳之詞關鄭之
曲卑卑小技不可不曰自開堂與其才顧賢於
李杜耶足下倔強自負顧生平製作脫離今人
可耳何嘗能躍出古人若才力錚錚破的飲羽
則古人復興亦無能多難足下政不必拘拘所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五

見也僕月旦足下身後大略如斯足下其以僕
爲阿私耶掩護耶瑯琊旣歿寓內寥寥英雄逐
鹿之際廉將軍善飯猶昔須叩囊底一決之果
爾者僕請悉索敝賦卷甲以從與足下犄角中
原快哉萬世一時也足下勉旃努力毋令老態
逗漏爲童孺子所窺宗子相云大丈夫處世上
之不能爲飛仙周遊八極次之便當爲詞客橫
行千秋僕每咲此君失言疇昔道家者沈羽化
尸解不知凡幾後皆展轉漸滅盼鬢無聞求其

姓名邈不可得與草木腐何異中間稚川弘景
一二有聞自以依附辭章故匪曰神仙庸詎若
原遷甫白數公頌聲燁燁塞人口耳讀其遺集
如兩儀七曜光彩常鮮玩其成言則風氣性情
恍忽生動此乃吾所謂長生不老非服食煉養
蹕蛻鳥伸之謂也籍令宗生而在而聞吾言定
當俛首輸伏足下以爲何如承春初北游齊代
徵長歌于僕以壯行色僕請爲足下賦千二百
言俾足下登岱宗絕頂奮袂歌之海日夜出天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六

雞亂號雲中之君紛紜來下俯視齊州爲九彈
丸秦皇漢武胡足豪耶僕將于秋首赴婁江爲
長公竟集事比時却過溪上載宿足下焦冥寄
究竟堅白之譚隨挾足下臥朱在明江蘼館縱
觀女樂罄平原十日驪足下于時多乞烏程若
下或鄰翁社茆柴數斛以醉我萬勿扁舟他適
茫茫烟水問津無從使烏有先生無是公更人
長卿子虛賦也

入雁山諸詩伸紙疾讀一再過恍然與吾裕卿
扶筇振袂涉四十九盤之嶺東望巨海滉瀟森
漫金支翠旗仙聖出沒以億兆計已而宴坐龍
湫俯窺瀑布銀河萬丈白練千匹飛流倒挂于
空青石壁之間信茲遊之奇絕也觀察公亭亭
物表足下又矯矯霞外兩賢相得爲山靈成此
盛觀良足今古獨僕於二君最善而又所居與
二雁甚鄰廼不獲把臂同之得無復貽康樂之
憾於來世耶夜來睡寐中忽得百餘語遂用昔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七

人夢遊天姥例作二長謠寄足下俾觀察公于
東南雁宕絕巔各鐫其一異時足下結茆其上
却躡兩青鞋過訪呼李孝光輩擊節歌之勿虞
茲山石裂也

報康子

省啓知定居珠浦三面面山一面面野谷中竟
日不聞人聲清溪百畝飛流鏡玉恍忽浣花茅
堂數十椽當山谿之勝最會心處柴關僅設八
窓洞開白雲英英時墮几席屋後長松古檜高

盡霞表左右隙地雜蒔修篁杞菊四時取其苗
榦花實以療饑籬根繫小蜻蜓艇輿至出遊老
妻稚子盡室同載得魚沽酒則叩舷擊楫歌滄
浪之章一醉蓬底不復知東方吐白視曩昔曳
長裾彈敝鉢碌碌長安塵土中豈但羅剎之與
梵天而已

報胡孟弼

中秋澱上握手論心登高賦別暢劇一時致足
樂也榜人還得足下諸作悲壯雄爽飄飄有躡

少室山房

宋之百十六 書牘

八

叢霄凌倒景意僕病餘向戒作詩是日讀蘭陰
四章酒酣耳熱不自抑按履躡步武數亦如之
雖玉樹蒹葭不堪照映以尤山靈不妨作弟一
重公案也次公秋杪過蘭那相不在邑復值
令先公忌僅作剎那會遺存僕賦六詩祖筵并
似足下解裝以來更有妙製不惜寄將恐那相
且夕量移音問遂難數得耳介州公已入關不
復與塵世事英雄逐鹿之際千秋大業方與足
下勉之足下努力人生不百母更作良知見解

助快歲時也新秋與邦相山遊甚適得詩若干
草寓貞吉所能發興倚和乎裕卿近一書至倦
倦致囑足下故交離索念之令人慨嘆深不多
及

報喻邦相

出武林卽擬作雲間十日客而疾入滕理矣輕
橈抵京口之明日問醫服散而後知吳閭之夜
過也意恨恨不可言呻吟枕席間不覺竟成四
絕然無繇寄足下緘之奚囊渡江抵淮疾廼大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九

作一臥五旬粒食俱絕奄奄待盡及春始蘇想
像足下茲時挾二三同調雕龍碣石躍馬華陽
飛觚振袂一日而屈千人甚適也不佞病後如
惠施五石瓠濩落亾所之視徃與足下唱和時
意氣什耗八九矣方且慮以爲大尊浮沉江湖
恨不獲逍遙生把臂濠梁商其棲泊耳得北來
耗有天津之命殊爲足下神王高手大纛居東
方千騎上頭建朱節震華鼓纛行九河故道思
禹功而咏明德丈夫生平意氣差足一吐蓬萊

閑去轅門咫尺間鄉者與裕卿孟弢同登其上
飄飄有馭風遺世想三人信筆留題一時傳誦
以爲殊作恨少足下和之今宦遊此中政可了
此公案并前六詩榜之楹間亦盛事也濱海白
鹽肌理如玉以并刀削之粲如雪霜太白所謂
盤中水晶宜無越此紫蟹惟一壳外郭黃膏滿
中遂無復肉二物矣而且豐僕往留天津朝暮
食之聞足下是選幾于指動然幽越路殊未能
浮一葦逕造足下俟秋風起覓錢塘枯柁散髮
以塞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十

偃臥其中歷四明吳松登萊至足下所轄而止
今之天津又何異織女津耶茲人生一大壯遊
非足下不能啓余真窮燕趙古所稱佳人如玉
近寥寥不一觀而成都垂簾賣卜者世杳弗聞
恐支機石了不可得卽得之無復能推美不若
得足下詩耳在明餽米以足下驟遷無復將至
僕已往蒸豚與相易合渠更餉足下渠遂并捨
僕他寄詩藪奪之一笑

伴之以蒯緌昏滯清口也蕭然短褐鬱祭無聊
若觸藩之羊涸轍之鮒圍圉焉艷艷焉困亦甚
矣賴天之靈邂逅執事者軒輶實蒞茲土不佞
以舊好提攜追隨蘇蔡兩君子于玳筵之末操觚
雪夜舉白花朝飛蓋西園巾車南郭遂令快心
之事頓出于窮途極意之懽讌成于逆境較諸
平原之期而過之十倍擬諸河朔之飲而益以
千秋誠耳目所曠逢而古今之盛集也別來放
身江海日從赤松子牧羊窟谷中想像襜帷邈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十一

如天上身無六翮奮飛莫能乍覩除目驟聞假
重三衢中夜雀躍明公以經國上材于城偉器
而久淹侍從心厭承明茲剖符名邦綰章劇地
牛刀盤錯游刃有餘矧以江郎舊治棠蔭蒼然
過化之區何難速肖哉僕頃益自廢人外百念
灰冷萬緣冰消棄禮簡賢世所擯嫉卽以公昭
臨鄰壤亦無能挾一刺以俟闕人惟是由川之
勝方寸未忘俟衢澗春深桃花彌望支筇躡屐
覓青霞洞主較九桴石室之中公于其時倘能

却爾薄減騶從憑軾而來一寓目焉當勿虞斧柯之爛也

報易使君

公之照臨鄉國也亦越三禩矣發去衢僅百里而遙而辱知如鄙人曾不能浮舴艋叩軒轅一接温如于宴寢之暇大懼不恭之罪分無所逃迺長者不惟不以爲罪也而寵命以先之腆貺以副之懇懇焉懃懃焉布衣之權金石之契儼猶之乎十載之前定交之始也夫鄙人胡以得

必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十一

此于公惟是雖伏衡廬閉關却掃足不履郡城之中目不識賢大夫之面爲日久矣豈長者過知其嚮而大降其疎耶伏惟蒞政以來仁風四訖敝邦密邇尤切見聞歷稽古爲守者龔黃召杜惠聲廣布而風雅未凋元白柳劉潤色多方而膏澤未洽若我惟效使君兼之無媿矣自清源別公離羣索處異時雄飲之熊邈如河山實以久在菰蘆不見偉人故也杪歲桃花之約復爾寒盟茲酷暑如焚未能覓爛柯之客俟秋風

起便當騎石羊入青霞洞天三衢道中木奴萬
個不減巴邛橘鄉樹端有實大如斗剖之而四
仙子對奕于中者其一頽然而少摩龍肝于座
旁卽蘭陰胡生訪易使君而至也

報李景穎司理

歲杪持樵斧入爛柯方與負局翁決賭九枰于
青霞石上不意使君之過聽易使君也而屈威
重以先之極禮意以下之使人綢繆固結而莫
能自解卽以歲事崢嶸扁舟瀕發猶心旌飛動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十三

于太末之墟昔人亟稱與公瑾交如飲醇醪得
無明公謂乎抵舍後圖籍塵埃蓬蒿滿日卽欲
如張仲蔚中開一逕且病未能迺車駕方賢勞
四遠日馳驅東西二越間而僕又索居離羣無
從候關門紫氣計明公具悉于形骸之外也秋
首爲家懸餘晉勉爾挾書二十載老明經策蹇
驢冒風雪千里而入長安固已委頓顛蹙而况
以皮骨殘軀強顏塗林與東家年少子角鬪
陽殿下寧待識者然後胡盧第有大不待已

之昔張子房駕言辟穀以歸今胡元瑞駕言干
祿以出歸與出則不同寓旨一也縱筆繆談至
此明公得無大咲其狂耶郡志辱明公下委寢
瘵以來素業久廢僅舉正大綱及刊定紕誤數
則行迫草草致上煩記室檢入之以明公如椽
大手卽 帝命修五鳳樓猶將成之不日而况
乎州里之乘何游夏能贊一詞也

報童子鳴

得足下藏書目閱之所臚列經史子集皆犁然

入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十四

會心令人手舞足蹈古今書目條例惟隋志最
詳明馬氏經籍考會萃晁陳諸家折以己意幾
于豪髮無憾迨今得見古人著述大都徃徃藉
此至故家文獻若張茂先任彥昇輩代遠無論
卽趙宋盛時宋公垂葉夢得家藏劇稱宏富迺
書目蕩亡一存鄭漁仲羣書會記三十六卷見
馬氏通考蓋亦端臨會萃入己書矣今原書行
世可見僅尤氏遂初堂目一卷以說郛鈔錄始
末具存第其間銓次蕪荼蒐輯濶疎如晁陳馬

鄭所載羣籍南渡當悉存世而尤氏所收十
三四或漏軼過半有之又不分四部而信手錯
陳僕每疑非文簡之舊然陶氏當勝國末年去
南渡纔百餘禩且說郭特記全鈔于此目之下
不應僞撰明矣國初宋文憲博極羣書子集之
流似非經意近時馮汝言李伯華諸氏亦名藏
書數萬其目考見無從計卷帙或多足下若分
門別類部伍井然當無復踰此者足下久客三
吳近日藏書更何氏稱最信還具示不宣

火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十五

與朱在明

魯有大俠朱家氏嘗手拏季將軍于燒炎之網
而出之今足下豈其苗裔耶胡興之暴也自足
下起島上而士爭憑軾而趨風遂令馬馱之沙
與春申之阜岳岳相望古今人顧豈誠弗相及
也俾足下而當楚漢無論三千珠履且夕致之
卽奇計縱橫於脫季將軍何有迺令俯同羣卒
日與抱關擊柝者嘍啗夷門屠市中一念之合
人英雄氣槩都盡惟是荆卿漸離二三酒人輩

如昔庶幾少泥吾在明歸思邇聞當路竟以王
官趣足下彼其以足下難拂衣耶以拂衣難足
下耶嗟嗟在明雪廊無恙雲樓屹然盍歸乎來
高臥江離館日飲醇酎一斗和離騷一章猶足
稱夜郎自王蕪蘆中安能俛首折腰作賈太傅
長沙面孔也

又雜柬七通

跨蹇驢晨入春明門風塵簌簌滿面一青衫何
物能造爾許大惡業昨乘輿付酒家臥聽吳
火室山房

八卷之百七

書頌

十六

姬歌楊叛兒劇飲漏盞不復矩城柳之啼鳥也

二

足下買麗姝平康里當復費十斛青琅玕耶江
雲樓貯此尤益泠然作真人天際想然何可不
一致胡先生也

三

足下過廣陵瑤花觀謁后土夫人樂否腰纏十
萬騎鶴揚州無足論要當攬取二十四橋月色
滿載而南期足下垂虹亭上耳

四

婁江含桃大者徑可半寸許色殷紅如鞞鞞光
爛爛照一室中百蔬之甘殆無復居其右吾里
中楊家果差足當然時時作措大風味也

五

足下所餉藤衣桂餅悉至陳心叔名疑是夕遂
篝燈遍讀之此君博洽可念當與晦伯並驅嘉
隆間至于絕倫逸羣故當歸弇州氏

六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十七

徵父西山八章奕奕神令其人已歿遺集當可
致不

七

足下今遂五男兒耶憶足下舉子長安中僕與
諸公畢赴湯餅會黎生以阿瑤字冢君恍然政
類昨日不謂琳琅珠玉盈庭頓爾僕三紀尚無
復萌孽念之慨然

與祝鳴臯文學

今年夏瀋暑蒸人頭岑岑若五石甕恨不與

下解衣散髮牛飲河朔之間憶爾時長安中伏
天借足下過某勲戚貴人家惟敬仲修思伯子
鳴裕卿少承謙之輩咸集高堂十仞八窓洞開
層水嵯峨如雪山離立左右前後客坐其中儼
入洞庭點蒼間大甕盤盈六尺一貯甘泉浮碧
挑朱李一滿貯青門瓜五色鮮華瑩徹不啻瑪
瑙水晶平頭奴運七輪扇涼颺滿庭令人心骨
俱冽酒酣興發龍陽君振袂起歌高氏小梁州
詞胡姬年十五吹紫玉簫相逐清音泠泠上屬
雲漢俄洗醴更席俯臨大渠樓臺倒影金碧洗
漾芙蓉苗苞矜妍競笑應接不遑旣則明月出
于花間飛星流于木末琴瑟笙竽交構遞作恍
忽遊廣寒聆鈞天迄今追思此樂懵然殆如隔
世事矣

戲與鳴臯論手談書

快甚高軒出郭輒拂拭楸枰傾遲于白玉壺中
而柴關亭午了無剝啄聲也豈畏心過甚有託
而逃耶殘雪疎梅點絳籬落明窓裴兒不受絳

塵埃博山爽沉水憑斑絲隱囊獨坐此時得一
暮品卑卑王茂弘者美之掌股之上追奔逐北
千里無留行棄甲曳兵而不止卽南向王樂吾
豈易哉公在扶餘國中當無復歎手沾沾一方
作草頭天子故自雄然何若佐命文皇策勳百
世也呵呵

燕中與祝生雜柬八通

安石榴二樹可盆栽着北窓俟五月盛開胡先
生戴呀光帽舞山香一曲其下何但絳英點頭

入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一九

當令阿平絕倒不已

二

金水橋偏見寫本北堂書鈔與購未獲買人索
值四十千購得卽馳送足下適煮羊脾已復爛
足下食指動者速跨東華門衛子來

三

太平廣記近廼有刻本出晉陵談氏讐校頗精
今六代唐人小說雜記存者悉賴此書第中間
數卷全缺僅目存首帙吾暇當與足下叅互訂

補俾此書復稱完璧亦異代子雲也

四

陳晦伯正楊援証頗精至詩文引用或斷章取義或反覆抑揚此自詞人所解而陳第據紙上陳言格之恐用修有靈將復稱屈地下

五

蚤入燈市中購得陶氏魯氏兩雜說知足下雅欲觀以累東郭君使者從之書鈔本僕所覩十餘無一善足下讀之疑誤輒止乙其處

火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二十

六

乍過酒樓擁少姬彈琵琶樂甚甚思與足下共之一同人趣赴朝貴約典遂颯然不可留豎儒敗阿公事迺爾書報足下爲掀髯一大噓也

七

聞那直指爲足下買田濟上當去歷下生故居不遠新秋煩足下攜鏡肩斗酒以大白往酌其墓曰蘭陰胡元瑞寄聲聞答中不辭谷者以

足下齊東生計想益就秋成在目異時學稼吾子雖尼父自謂弗如何可以老農少也

後學章有成無逸校刻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六

終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六

書牘

二十一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七

書牘三十三首

報梅客生

與錢將軍

二通

與宋忠父

報鄧遠遊

報林貞耀

報唐長公

與王叅戎

與徐惟得使君

與萬伯修中丞

與萬伯修

東吳生德符

報唐長公

報張大叅知睿父

少室山房

入卷之百十七 目錄

一

報睿父叅知並東文仲觀察

報李本寧觀察

三通

報吳文仲

報鄧觀察

報兪羨長

二通

與兪羨長雜東五通

報鄧遠遊

與陸使君

報王恒叔

與王承叔

與蔡稚舍

報黃說仲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七

少室山房類纂卷之百十七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翁騰訂

書牘三十三首

報梅客生

別吾丈不三載丈遂披青雲入紫闥以循良最
一方又不五載丈遂建高牙擁大纛以勲名揭
四海奇矣奇矣大丈夫不當如是耶疇昔邂逅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一

劉金吾座上竊窺丈虎頭燕頤類班定遠其人
而鬚髯磔張虬鸞飛動又與李衛國所遇海客
張公絕類迺今統十萬背鬼縱橫鴨綠平壤餘
威震乎殊俗將合日本豪酋如扶餘國中自相
戕賊而坐收一鼓之效異日者旋師玉門丹青
麟閣定遠之封特緒餘矣世人譏薄文士往往
謂鉛刀以取一割自近日汪張兩司馬稍稍破
屈之第彼非夙昔預期要亦時適逢世未是大

建詞場旗鼓若吾客生擢一第曾幾何時而奮

身拔足委命不測之淵卒之算計見效言無不
讐舉宇宙至難之事運量掌上此其忠肝赤腸
雄算偉略寧全軀保妻子異懦鞞鞞庸流可同
日語惟是公仗鉞登壇材官突騎雲集待命意
且應接不遑乃蓬蒿故人落落如胡元瑞尚往
來方寸間何足下軫念舊知久而彌薦也孟弢
留滯齊東尚無來耗惟寅忠父旦夕聚首足
爲懽敝邑方生其人誠有致第僕尚索米侯門
倘攜來燕市將竝懸枯魚肆矣拙刻寄頓中途

火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二

數種先上胥後令異日致之

與錢將軍

湖光山色間稔飮高情秋暮出關廻首故人邈
如河漢每相思與會神爽欲飛翰地無從彌增
悵戀計彼此共之也明公雄爽健鷹之氣不啻
樊舞陽長驅十萬衆橫行匈奴而與寄冲玄標
韻神合又遠出祭征虜雅歌投壺表所謂文武
兼才世不一覩奈何令東南開局久絳旌旄間
者度遼新命儼然重借將無益以胡生詩爲左

矣也公虎頭燕頤自墮地業當封侯乃今建高
牙擁大纛坐鎮右北平丈夫得志以殊伐報王
家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努力努力胡生潦
倒一經竟爾作東華門落第舉子自是蹇驢上
業債未酬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巖僕射憐才下
士名滿天下豈不能營燕山尺寸地爲少陵野
老作灑西居耶一咲

文

山童偶過麾蓋敬致入行何時乘興一叩公青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三

灑幕下呼盧較奕遣此岑寂杏花朝也

與宋忠父

新鄰注太學象先司馬公胄子也高才逸韻翩
翩吾黨中白眉邇乞令先公贈謚借季方入長
安捷關謝客獨雅慕君侯高誼冀一望顏色龍
門惟明公賜之清燕此君伯仲皆奇雋尤堪游
觀蓋渥水之胎去凡樞不翅千里新秋計野亭
祇役陵寢夙期僕紹介前茅偶病目旬餘不
願續奉聞倘獲殿輜輶得于金城玉扉中過

不衛典章之盛歸譚之不佞以當廣陵濤色卽
病軀潦倒將霍然東走高齋悉索大官餘饌爲
長夜飲矣

報鄧遠遊

公方張樂洞庭之野而僕以瓦缶前鳴得無貽
形穢之誚于大方耶惟是木桃不投瓊報無自
願足下振以同聲弘以大雅弘嘉而後竟在茲
乎如曰吾爲魏公藏拙匪所望于蕭傅也

報林貞耀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四

樓船語語權極生平惜公冗方殷而不肖復爲
六橋花事所驅放舟東下顧遠勤使者賚賜八
行獎諭綢繆餽贈豐渥而鴻篇名集罄發鉅公
累世之藏不啻寶玉大弓下賁蓬牖鄙人寡見
謏聞卽結髮詞場所得僅如雞肋迺執事撝謙
已甚至欲舉千秋之業授以雌黃卽有曾無心
逾切蚊負之愧頃復瑤緘嚴督慮以方命而蹈
不恭謹罄其愚衷卒業貢上間以管中之測臆

請高明執事亮之教之

報唐長公

不佞海濱豎儒也束髮操觚輒妄策名
之末而技劣才疎無聞四十自嘉隆諸老淪
以來無論二三同仇邈如秦越卽寓內賢豪擅
古今述作之場如執事者亦未能擔簦鄰邑聆
謦欬于大方誠不自意金玉之音一旦跼然下
于窮谷露盟披讀語語肺肝益以華袞繡衾情
文備極而且大篇把贈明月投懷妙墨遠貽清
風拂坐吁嗟長公僕何以得此于左右哉不佞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五

自挾策京華遭逢瑯琊伯仲定契忘季旣而伯
玉司馬晚收榆社當昔亦謬擬鵠刻一家蠲蓮
百氏而殷憂疾病展轉泥塗迄今齒髮變衰萬
緣灰冷自分區區噪抹付之子虛而况欲馳驟
中原分途上駟如虞淵之逐日王屋之移山自
非夸父愚公疇不嗤其狂昧也明公光岳效靈
震且應化人倫麟鳳藝圃騏驎當今壇坫桓文
孰爲二廣而廼下掇芻蕘窮蒐林麓卽聶生韞
挺尚在鼓刃此身六尺已允爲嚴君有矣滄桑

可變盟好不渝白首之期矢于今日固鄙人之
靡量亦知執事之罔遺也招遊宇下神爽奮飛
家累寓杭末繇遄發尊駕不日垂抵此間淨慈
天竺諸峰日望彩毫發攄奇秀不佞黑貂久敝
尚能解付酒家當北道主人萬一執事念之

與王叅戎

聞麾蓋將臨掃苔淪茗以聆玄箸而風雨陡作
令人悵然旦日必期高軒再過川原朗霽飛埃
不揚大將軍前席所指卽清道滌塵固屏翳飛
少室山房
八卷之百十七 書牘
六
廉職也園中綠牡丹盛放若沉香亭美人見者
心折車騎到日滿酌劉荆州巨雅浮之

與徐惟得使君

明公勇退急流不啻鳳凰千仞第時事紛紛恐
捉鼻謝公至意東山一出異時凱歌淝水勛勒
旂常武陵洞中桃花千樹皆門下優游日也不
肖于明公稚齒通家而中道雲泥聞問疎濶不
意漂流江海獲奉晤言竊窺明公如萬斛餘皇
破浪乘風靡重弗勝靡遠弗到而綜理周密經

略縱橫又如庖丁之刃骨竅洞中砉然犁然真
可謂曠世全材吉甫流亞至棲心溟滓昭令道
初卽留侯赤松瞠乎後矣僕僕塵埃倦遊彌
劇將擔簦鼓柁訪明公于三湘七澤間獻歲秋
高幸宿戒關人毋閉關以謝越客北帆漸遠臨
楮神馳

與萬伯修中丞

一代龍門之仰飛動寸衷二十載矣何意高牙
大纛間獲奉言教幕府容其長揖胡床拉以嘯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七

歌撥軍旅之勞規長夜之飲略王公之貴結韋
布之歡目炙清輝神怡妙論八珍溢齒六律爽
心卽平原河朔未及兼旬而桓府庾樓足當千
禩瀕行腆惠優渥濡及榜人荒塗大河石尤四
面塵沙夕起飄空障目妻孥對面香隔異境行
路之難古昔嘆之廻望于旄益深戀戀計明公
仗鉞含毫之暇持觴北望亦不能無慷慨于臨
風也舟達潞津二三舊俠擊筑悲歌碧連晨夕
未及策蹇驢一入春明門宗人行便粗致八行

障楮馳溯不盡

與萬伯修

留滯都門索米爲日晝夜思歸而十口纍纍故鄉天末惟是明公仗鉞雄邊專制萬里驛騎車徒槩得以便宜徵發迺不肖夙膺矚眄忝當國士下陳不揣敢冒假餘皇自燕抵越俾館途倦客高枕而達故鄉卽明公大造鄙人銜戴沒齒矣戒裝晨夕敢布腹心

東吳生德符

小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八

昨足下所云壇盞及兪仲蔚集借過剎那項卽返上鵲橋之夜幸無他駕當拉天孫擊河鼓行酒終宴贈之雙彩筆以當纏頭耳

報唐長公

曩謁武林適公軒車見枉竟阻道途自門下養高岩壑僕亦旅食江湖卽飛夢相尋而山川間之耿不可卽杪歲梓人過雲間始克附八行于左右辱公報以赫蹏字猶未滅而蘇君嗣致大教媿媿數百言何門下注念鄙人委篤真

于斯極也明公經世大業經國大猷上之當參
峙木天黼黻皇度次亦當塞帷秉鐸陶鑄一方
迺區區小邑竟阨牛刀才高見忌造物者陰實
爲之臧氏之子惡能使公不遇也至百代之傳
在彼在此必有能辨無論耳目浮榮彼云亭封
禪七十二家今皆淪沒漸盡吾黨視之奚異蝸
之左角耶華居新構如曾城闔風迴出塵盍令
人恍然作天際真人想悵兩腋圍圍奮飛莫能
向夕扁舟挂雪造滕玄廬以平原十日之權緇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九

鄴侯四部之蓄亦古今至快極愉也藏山之製
月盛歲增雙鯉錢塘幸毋金玉蓬萍六載僅得
詩二千什書二萬卷差足自喜計門下亦樂聞
之蘇君鐫刻之妙夙所傾嚮觀片刺輒行如西
天阿閣柰何已括一律寄之併上博咲

報張大叅知睿父

斯生還婺城伏謁仁臺業附賤姓名一致犬馬
尋挾書北上至吳中而得室人之耗竊計老親
在堂菽水晨昏靡可寄者匍匐東歸抵舍而家

嚴疾作不肖委身藥物奔命巫醫二六時中
飯俱奪坐是薇垣之下聞問濶焉卽十旬之遙
百里之近無能削寸牘一候闈人知明公地負
海涵不深加督過也頃黃口病瘍倉卒赴省歸
而三復至教九頓腆儀鑱結肺肝罔知報塞伏
惟高牙大纛坐鎮一方比屋黔黎頂戴弘造第
恐司空籠劔紫氣燭霄寇公之借徒厯河內萬
一賴天之靈建節敵土異日者元戎小隊載過
發中得從州民之後一望見上公顏色則生平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十

莫大幸也文仲累瓦編購之未獲所云董彥遠
蓋宋人董道廣川書畫二跋見馬氏通考近代
具存畫跋不肖嘗一載讀之蓋亦博雅之士考
宋史文苑儒林並無道傳啓中六事意若評
六書恐不皆關係故典明公該洽冠世必洞悉
其指歸鄙劣管窺胡能隻辭爲贊後旋附報並
希指示原籍庶千慮之二嗣就正于大方焉

報睿父叅知並東文仲觀察

杪歲平原之飲濡首渥肝窳日落月無論竹

諸賢卽朝穆之醜醜中山之暢洽殆無以勸
二先生並握驪珠同紀勝會言言刮目字字賞
心每把翫扇頭彩雲白雪擊節呼盧等句令人
兩腋習習乘罡風而上扶搖何高華奇麗一至
此乎上元之夕載辱提攜遂爲蘭陰澱水間無
前勝事計兩公必盛有篇章垂之不朽捷關索
居慨焉良覲側身天末神爽飛馳

報李本寧觀察

梁舍人座中周旋大雅迄今三十載矣兩司馬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十一

相繼脩文嘉隆遺老靡孑遺者惟執事靈光獨
峙砥柱江河一代千秋大統攸集茫茫震且不
遂淪爲長夜以明公在也不肖疾病罹躬百念
灰冷頊德星臨照亟擬趣奉笑言不意遠辱手
書重之新曆古昔至伏凭草莽邇今何幸願
于明公見之春分拏一葉東下謁軒轅萬松三
竺間馬齒雖長尚思努力鞭箠以追隨六轡之
末惟大教之無吝焉

又

軒車垂訪屬館舍甄艱未遑謁謝臺端夜來
自湖中適明公手教飛墜遂使窮旅生春清厨
改色感飫不可言雄篇妙墨當代無兩鄙人何
幸一旦獲兩奇珍當與觀自在真言同揭座右
終身盥沐誦之

大德又

公政務殷冗且四方之憑軾者紛然坐是不敢
晉謁邇倦倦方寸則靡驛息而不在龍門也炎
令方乘日祖跣科頭匡坐丈室想像明臺雖霜
少室雷房
威肅然或不無襜褕之困適平頭持大教下臨
重以佳箒文履恍然乘雲御風晤真人于天際
卽伶俜瘦骨不自知兩腋之奮飛矣併旋附致
犬馬容日躬叩領剎那之誨不宜

報吳文仲

郡城邂逅旌麾旋有三衢之謁辱門下軫念故
交客之首座以一布衣介兩上公之劄書而華
筵綺席窮十日之懽夕而艷舞清歌竟百刻之
漏高陽河朔亟稱豪華舉槩之今茲胡足論也

冗紛紜忽忽歲暮得叅知公下示三什穆如清
風方翹首來鴻而瑤織飛墜捧誦佳律高華真
切如對開元大曆諸君良哉此會突兀千古矣
承軒車湖上之約適本寧廉訪手書同至春初
買棹遲車從于南北兩高暢飲酣歌作生平快
輸事也

報鄧遠遊

扁舟晚泊禦兒辱公物色津門客之上座樓船
盛集華燈列前清吹夾路論心促膝旅况盡銷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十二

重以平湖朗月千里若規遠岬長空萬頃一碧
丙夜沉酣狂態逸發杯尊縱橫綏烏顛倒誠生
人之劇懼詞苑之盛集也詰朝解纜黯然竟銷
執手故人時入夢寐既歸谿上一臥六旬絕粒
枵腸僅存喘息淋漓藥物展轉床第秋深閉戶
菴忽初冬二豎見寬稍稍起色老親弱弟聚首
殘季仲春買舟扶掖東下擬館舍小定馳遣一
介問問琴堂則大教儼然先于窮谷長

縷覩千言誼激肺肝情縞金石令人馳望毛骨

奮飛咄咄遠遊逸氣干雲雄才絕世若足下者
謂宜高峙木天端居藜閣廼俯同羣倅出宰一
方拜迎官長鞭撻黔黎期會簿書拮据錢穀罄
折賢勞良哉獨苦第尼父執鞭子弓問政古聖
昔賢咸親民事以足下碩抱駿猷何施弗合異
時張皇循吏標揭名臣毋使輕薄中庸交且亟
稱騷人無用文士寡效其亦可乎僕季垂知命
蒲柳蚤衰卽著述一念尚櫻方寸而晷短途長
憚于驅策加之二三朋舊鬪盜喪顏將鼓缶而
歌鼓腹而遊爲吳越間人宇宙一蠹足下春秋
鼎盛努力前規砥柱狂瀾挽迴鴻造蔡丘城濮
狎主齊盟是則不佞惓惓私衷匪敢佞也俸餘
損餉卽付酒家重以口腹爲廉吏累柰何

報俞羨長

足下體中尚未佳耶久客遠歸加飡故應努力
第驕陽作崇養盛以候涼秋何如素馨損惠卽
配天池取郭婆新汲烹之作凌晨清俱如足下
云云以脂粉澆其澹粧不可也一咲

夜來素馨至今芳意未歇凌晨蒼頭趣郭婆汲
新供上當淪羅界擁少君啜之異時夢得樂天
茗餽相廻易倡酬之什播誦詞林吾與足下第
各賦一章何必減昔賢風味也

與俞羨長雜柬五通

詰朝煮茗摘蔬客何長卿張元春雕繪皆江東
獨步須足下攜大手筆來成小齋三絕也

二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十五

湖頭邂逅燕姑遂令桃花千樹片片欲飛樂事
賞心得之意外僕往在長安許爲薛素素作歌
今迄未就足下賈勇先登僕在典陡發當繼作
二百言許并一了都下宿逋政恐造物小兒見
嗔無賴耳

三

郭外登高卽片石可觴亦爲游人所據足下捫
蘿絕壁舉觴白眼呼吸帝座古今豪舉無越茲
辰雲門天闕二語尤崛竒入唐人座中當令元

白動色

四

小樓匡坐觸目琳琅令人浹口留連竟暮忘去
頃詞場百六江左風流零落漸盡一朝遇足下
頓還舊觀

五

弘正以還膚立成風古今學問之途靡復一綫
昨過足下高齋圖書四壁皆手自校讐覺雙瞳
頓爾開豁須異日買田陽羨朝夕過從足下作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十六

三萬卷中老蠹魚也

報鄧遠遊

極浦層堤挈芳艸秀高峰遠寺涉險攀竒加以
天時朗徹人境清真燕樂嘉辰牛飲長夜無訕
平原布衣卽金谷蘭亭詎當全感哉湖頭把袂
悵戀風流音徽泠泠恍在耳睫伏想旌麾落邑
簿書旁午轉盼舊遊倏成塵迹能無夢寐飛越
河山耶北上之期茫然未卜倘塞驢業債若戀
寒酸執策追隨軒蓋之末並驅徐沛達于蘆溝

亦震且國中豪舉極樂事也

與陸使君

溱上遊龔使君沾漑下風一二賴天之靈德星
巍巍照臨東國應麟方旅食淮甸弗獲以青鞋
布襪從州民伏謁道旁杪歲歸廬始遂荆識大
懼龍門峻絕草茆一介無地自容廼執事頽然
肩千乘之尊隆三接之遇披襟歛狎懽若平生
卽孟軻氏稱樂善忘勢古今賢豪殆同一轍矣
扁舟入省濡滯及暮春風載和專使馳候不腆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七

書牘

十七

敝帚索笑大方惟明公之寓目焉

報王恒叔

讀五岳游草覺撫琴動操之餘山谷皆響足下
信奇人然造物小兒亦何意獨縱杖頭若是僕
犬馬四旬僅昏宗一入睂目客歲挈家遠遊將
永別金華諸洞壑因發憤走芙蓉紫薇歷探朝
真水壺雙龍窟極幽峭而後返尚未暇寫之筆
端閱足下游記快哉十得八九矣何時同蠟雙
屐登金盆玉壺絕頂大呼石牟君也

與王永叔

足下移疾還赤城桃花萬樹爛如蒸霞二僂
山迂胡麻澗旁攜手入天台洞中樂否見司馬
子微爲致聲僕久厭塵囂何日謫期垂滿相與
逍遙鵬皆作八極遊也

與蔡稚合

一別足下歸谿上聞問便自杳然追憶齊河邂逅
不數語揮袂真若西天阿閼國隨現輒隱廼
人生夢幻泡影亦何處不然足下高嘯石梁鴻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七 書牘
十六
篇巨製當令典公舊賦無復金石聲春深謀一
相過飽飡赤城霞色也

報黃說仲

武林邂逅遂不獲以雞黍享故人今猶悵悵足
下抵淮大將軍有揖客顯重可知青油幕下觀
棋往事恍忽如夢第小山叢桂無復遺踪跨馬
郊原得無躑躅于西風殘照也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八

書牘十七首

報顧叔時吏部

與顧叔時論宋元二代詩十六通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八

目錄

一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八

火室山房類集卷之百十八

澱水胡應麟明略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澱水趙鳳城文鎮校

書牘十七首

報顧叔時吏部

昔在丙子得公鄉書制義讀之輒狂叫擊節以爲自趙宋以迄當今五百餘載士之殫精場屋不可爲量數而盡削凡蹊超然化境神通遊戲

火室山房

卷之百十八

書牘

一

于八極之表者門下一人而已載讀涇上諸篇總之高處在古無上平處類視唐瞿令制義足傳南華淨名鼎立宇宙矣顧猶以公之業聖于今而未敢必公之邃于古也已則聞公出而仕以正氣直節樹朝紳已則聞公引而歸以清標特操振閭俗至學術之富窳四部而覈九流私心之鄉往愈勃勃焉每欲介茂卿通姓名下執事惟是慵疎玩愒片刺未遑孰意公之過知不佞而儼然先之也毛子貞夫將至大教副以妙

聖貺以鴻編恍忽瑤華飛墜天際踴躍披瀝
骨欲仙嗟嗟執事僕海濱豎儒耳弱冠狂歌放
情丘壑卽耿聞諛見罔異醢雞之處甕天廼執
事方龍躍鳳鳴奮乎百代而旁蒐草莽博詢芻蕘
蕘真至委篤過情乃爾將泰山渤海必茹納涓
涘以自成其大耶劄記諸篇超超玄詣尤匪近
代淺識所窺不佞嘗竊謂不朽二途咸勃興于
弘正之際而得失瑕瑜大都等埒古道問學以
尊德性而今也問學廢于德性之尊古源實學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八

書牘

二

以著文詞而今也實學喪于文詞之著流弊遂
巡致談理者上不復知有六經而談藝者下不
復知有六代此其漸庸可長也執事偉論欲配
周朱于大享而續黃陳于正聲規模思度弘且
遠矣千慮之一幸附高明砥柱狂瀾惟公自愛
吳鯉溯流匆匆勒謝小詩四律小刻百卷惟大
方削而教之

與顧叔時論宋元二代詩十六通

病中毛文學過溪頭首出大教亟伸紙疾讀之

清風穆如松激五內不啻枚乘之發陳琳之啟
矣公偉度冲襟苞舉六合而獨虛懷于鄙人大
觀宏識殿最百家而獨注念于宋元諸作者豈
其不得中行下思狂狷耶要以芻蕘弗遺流壤
靡擇政所以自成其大耳承欲類集古今諸詩
自蕭氏之選馮氏之紀以及高氏之彙李氏之
刪悉加訂定而旁擷兩宋勝朝都爲一集誠不
刊之盛典第時代邈綿篇章總襍卽未易歲月
訖工且竊窺公之用意片長必采衆善畢羅大

少室山房

卷之百八

書牘

三

小各因其才盛衰不沒其世非心公量拓鑿徹
裁精詎容輕議僕醢天蠹海學步前流目睫之
譏徒貽來哲公言遠矣未敢聞命也迺劉氏詩
統寤寐頻年公旣索諸蜀中冀可必遇獲觀之
後或當參其類例有所建明削鏤大方庶幾萬
一何時孤帆夜雪乘興延陵晤對玄亭縱譚與
眇以十日之工定千秋之業亦古今至快別撰
也寄至元人諸集格致風尚咸有足觀而若倪
若陳之外藝林之中杳無識者以今核之其中

寧無一二追逐唐餘者耶此彌足徵公遠見非
逐人悲笑者流矣辱委稍加評抹印證宗門宋
人詩話數種檢據如命伏枕岑岑未竟傾吐來
鴻迅發嗣致願言

辱諭韓柳元白諸家皆大方材具也昌黎五七
言古及東塾倡和諸篇窳竟筆力司空圖謂掀
雷掣電撐挾天地之垠信矣而揆之昔人則和
平溫厚之義缺焉李賓之謂爲角音似也至近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八

青牘

四

體卑卑不離中晚寸步氣運所驅卽以退之材
力茂克挽回而令人以咎溫韋李許舛矣柳州
古選自是陶韋正脉正聲亦亟收之其近體精
工之極廼所以不如大曆諸人高氏之不取非
無見也樂天信手縱橫妙思溢發唐謂人才之
絕允矣不誣而淺近膚率詩家所忌什九蹈之
微之才不如白力不如韓致不如柳通較中晚
人才三大家外劉禹錫爲最優惟中山諸律絕
元和巨擘首藉此君而自劉之外又僅元差足

配白故一時竝稱耳宋大家王蘓黃陳介甫七
趨唐人小詩絕句時足亂真而近體劇思求新
遂肇坡谷門戶長公俊爽瀾翻歌行時觀合作
而近體麗穠詼諧雖老境參橫至貽誤學人尤
有甚于白者浩老一代自居其詩第得杜之拗
澁偏枯而沉雄偉麗無萬一焉不知舉世胡以
茅靡若是是時坡旣武庫矛戟不厭衆心而陳
無已輩又皆出谷門廡且師法歸之杜氏見以
名高宜海內旁無異吻亦古今變革大限也陳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八

書牘

五

雖出谷而近體邃密精嚴深造自得匪三子流
總之有才具言則趙氏之稱大家故當四氏政
不必苦校其詩若梅聖俞之學唐陳去非之學
杜皆錚錚躍出庸詎可以宋槩耶南渡尤陽范
陸時號大家而才遠出蘇黃下詩率唐調而
宋調多至永嘉四靈雖跬步不離唐人而益
卑卑才具瑣尾無足論矣元之號大家者楊
范揭而前則趙子昂後則楊廉夫數子而其才
咸窘邊幅詩亦粗具膚響若唐之空花水月杜

之萬戶千蹊槩乎未之有聞迺元調較之于宋
則於詩差近而自諸子外傳于今世者類有足
觀振起 國風之一漸也諸君子集惟延之曼
碩未親自餘僕備有之暇當一一評訂印正大
方第非公鮮不以葛藤誚僕矣

三

正聲不取垂拱四傑誠爲卓識惟排律賂賔王
蓬轉俱行役一篇不在二庭歸望下王勃滕王
高閣短歌足爲唐七言古壓卷以繫序未不及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八

書牘

六

收耳此外盧駱長歌例不一載自是正聲矚然
家數品彙固並收之廷禮非憤憤者後來仲默
論出要爲另一宗門于鱗和之第非所以論正
聲也

四

葛常之云太白不取建安七子而以陵亟稱垂
拱四傑七子固兆端綺靡而王楊盧駱亦詞人
之小巧者耳此正論也而非所以論太白少陵
李氣岬高拔故持論常輕又篇名古風挾風雅

以合曹劉不取曰宜杜意度也合故立論多
又篇名爲戲橫輕薄之訕前哲亟稱有故夫李
于杜猶然不滿而杜于高岑蘇李富嘉謨孟雲
卿皆什九見于題咏矧王楊盧駱輩耶

李邕蘇源明
見杜八哀

卷之五

篤而論之四傑固以巧麗爲宗然長歌婉轉上
繼四詩近體鏗鏘下開百世其功力匪邈小也
自五言律掩于沈宋王岑七言古掩于少陵太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八

書牘

七

白後人展卷忽之不思陳隋極敝之後非四子
草創厥初盛唐諸公能遽抵妙境至此耶迺其
萬言一揮滔滔混混恐陳思而後賢刳中未有
過者總之才情富而氣格卑駢驅工而典則遠
故視李杜韓柳四家聲實懸遜要之長處不可
盡誣也

楊用修以杜韓于王猶地上老驥不能
追雲中俊鶻亦偏見未足憑

六

高氏正聲一部其評批朱者在不佞未冠之前
墨而楷者亦曩時鄙慮也今以較之去取

異同惟大旨差不悖一人之見且爾况上下數
千載乎憶近某公選集唐詩自序云品彙之博
而尚有遺篇正聲之嚴而兼收劣製殊有味乎
其言卽今正聲所收劣者大都十之一而所遺
佳製無慮十之三品彙所收劣者大都十之四
而所遺佳製無慮十之二所繇然者唐宋選詩
國秀英靈極玄間氣皆漫無倫次鼓吹等集尤
爲可哂周氏主裁方氏主格率泥一偏僅唐音
粗備一代之簡擇未精蒐輯未廣至庭禮二編
庶幾十得八九矣而時際國初元風未滌兵
燹之後載籍多湮耳目所羈故難盡善也僕異
時肺病少蘇或當循門下教旨取王楊韓白諸
百家唐集遍閱之益品彙之遺而大芟其蕪穢
損正聲之劣而畢聚其菁英此則工力差易而
僕亦自計足辦者書成之後門下更一場扞之
唐諸作者當無遺憾矣顧丘陵川澤因之高下
易耳新寧草創非超世之識未易云也

僕嘗欲竊取明公之意倣高氏所得爲吾人
彙一編以漢郊廟饒歌泊諸樂府爲始音十九
首泊蘇李河梁兩京雜詩爲正始陳思李柱及
明王元美爲大家曹劉阮左潘陸陶謝沈宋王
孟及明高李何徐輩爲正宗顏鮑庾江錢劉韋
柳及宋梅陳明薛王吳張輩爲羽翼陰何徐庾
及南渡范陸勝國虞楊明皇甫昆季輩爲接武
王蘇黃陳北宋諸人爲正變陳隋晚唐宋季元
末諸人爲遺響而旁流閨秀代錄其人似亦足
備詩家一公案第其工當以歷歲計卷當以近
千計帙當以近百計恐非一舉所能就一人所
能任徒付之一盧竊耳以明公之度甚遠思甚
公也姑錄梗槩以俟異世之同茲志者

八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八

書牘

九

汪司馬伯玉嘗屬僕選古今詩以三百爲祖分
風雅頌三體隸之凡題咏感觸諸詩屬之風如
太白夢游等作是也紀述倫常諸詩屬之雅如
少陵北征等作是也贊揚功德諸詩屬之頌如

退之元和等作是也意亦甚新僕時以肺病不獲就緒今司馬公已不復作言之慨然以其旨不廢宋元有與公相發者聊爲一拈出之且以俟後之君子

九

讀宋高僧詩選乃錢塘陳起編輯文獻通攷但有九僧詩集而絕無此編今攷其前集一卷正九僧詩也自希晝迄懷古瀛奎律髓名字次第悉符方氏所選諸篇咸備茲集知律髓所據卽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八

書牘

十

陳氏編也惠崇九僧之六佳句致多尚存摠龜警策一門如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繩低陰井生秋早明河徹曉遲無慮數十今皆不存惟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數首而方氏所選亦僅此一二篇注云崇有佳句爲圖詩殊不止此當續攷補入之自餘律髓所收徃徃具載卽所據是編可見其後集續集數卷宋諸名僧道潛秘演善權惠洪大都無遺漏者第以惠崇諸警句十不存一而題鷺清字五言律妙絕亦不錄其他

散帙庸可勝道僧九節原集之迷亡也

十

此編必方氏所振選本道潛風林驚陸雪雨
咽飛湍又秘演諸人所作往往架見集中僕嘗
謂僧詩無唐宋欲取六朝道猷等作迄于元止
來復宗泐皆元僧也彙作一編方既不勞而傳亦可久暇
當印正於公耳

某某如十一

此編題錢塘陳起宗之稱宋人而通考止載九

入室山房

卷之百十八

書牘

十一

僧詩集近閱齊東野語十六卷論詩道廢興云
某某咸以詩語被禍而刊書陳起亦在禁錮之
中迺知其宋末人也此書抄錄即印本廢久公
何自得之或以俾好古君子并唐僧弘秀集合
梓之題曰唐宋詩僧集豈不愈于近刻鼓吹草
堂等編耶

十二

祝元鎮詩之于虞揭四家正猶其畫于趙黃王

吳四氏清空簡遠纖瑤不佞而天趣超然在勝

胡殊不易得惜元人繪事特重今時而詩律無
稱述者此老復以迂潔蔽之故世徒知其入與
其畫而篇章一付之無是子虛非得公此編檢
勘卽僕且失之久矣王叔明詩亦間有可觀同
時潘子素等惜集皆不可得

十三

王長公云倪元鎮筆如風女兒灑凝長袖晉人
所謂張茂先我所不解政此類也世人評書廼
稱其逼近黃庭何耶余以元之擅臨池者比屋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八

書牘

上二

而詩得孟韋遺韻獨元鎮一人特才具不多涓
城而外無復他曲耳今倪畫海內酷尚書亦時
時見重鑿家廼其詩既不爲當時所予今知者
益復寥寥豈迂潔一端取名太過亦造物所忌
致其篇什無稱耶漫書此發門下一噴飯

十四

寄來諸集陳衆仲爽勁鮮華然一誦典象俱徹
詩所以貴深婉也周衡之不知名其集殊有佳
者管玄皞如管中之豹時得一斑惟黃氏歷宋

至元世有吟咏而無一足發悟之時義大矣
僕收書凡勝國遺編遇則錄之不復較其工拙
茲羣集俱迄工附璧幸一一檢歸箝中

十五

周衡之竟不得其名公別考或得之當錄以寄
我其詩五言古學陳陶稍具膚響歌行在集中
獨爲合作奇警飛逸伸縮自由迺近體局促卑
陋遂亾一章半簡可備采擇者致足訝也僕嘗
謂自宋迄元諸名家惟歌行代有篇什絕句次
少室山房 書廣
卷之百十八 十三
之近體得失相當而古風漢魏永絕徵此君彌
益信矣

十六

詩話玉屑野語僕近得副本頗佳二集童時所
閱以卷頭時塗沫漫往印正大方餘南唐近事
郡閣雅談諸書悉存總龜集僕已折錄之役竣
當如命也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九

書牘十六首

報李仲子允達 報陳立父

報顧朗生 報宗良王孫

報孔暘王孫 報何仁仲

報吳叔通 報張茂才

報崔子玉 報張大來

再報大來明府 報胡文父

燕中與文父小牘二通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目錄

報李通侯惟寅 與李臨淮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九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九

澗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龠騰訂

其書牘十六首

蘇軾書報李仲子允達

允達足下語有之百世一賢接踵而起喻才之
生也時之同者之難也千里一士比肩而立喻
才之生也地之同者之難也同其時難矣同其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時又同其地弗尤難乎同其地增難矣同其地
又同其心弗尤難之難乎此有兩人焉時則同
地則同迺其心又無弗同若是者百世而喻之
接踵吾猶詫其速矣千里而喻之比肩吾猶駭
其繁矣夫不佞之與足下何如哉不佞生 肅
皇之末足下產 穆廟之初時之相後弗能一

紀也不佞處澗水之濱足下隱東陽之麓地之

相去弗能數厘也僕尊古允達亦尊古僕卑今

允達亦卑今僕矜名允達亦矜名僕負氣允達

亦負氣僕善病允達亦善病僕寡交允達亦寡
交僕狂迂允達亦狂迂僕疎慙允達亦疎慙蓋
不佞之于足下摩頂放踵無一弗同者小有弗
同則不佞已絕意進取足下稍染指事功也而
其無一弗同者較若也顧僕與足下時同地同
者三十年而未嘗一把臂一游從焉抑又何數
之奇也此其失宜歸于僕誠不意足下一旦抑
邁往之衷勤下人之慮求虛已之益擴包荒之
度極友善之量陳啓萬言纏纏自通將進而若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二

局促于雁行退而若忻慕于驥尾者此非不佞
所敢知也嗟嗟允達才之難于天下久矣才同
者限于時時同者限于地地同者限于心心卽
同矣尚猶有限于迹者若前乎此三十年不佞
于足下是也迺今足下不鄙僕而辱施之僕不
自揆度而應之若鱗之縱壑矣羽之搏風矣膠
之投漆矣兩人者庶幾哉一無遺憾矣如是而
僕猶抱其區區而有所弗盡于吾允達非夫也
嗟嗟允達吾與足下發產也發越之東國也厥

初人才何如哉學術則孝標之博洽通乎秋
歌則賓王之綺藻煥百代而皆發產也唐宋之
際稍陵夷焉伯恭同父一再振之至黃晉卿柳
道傳吳立夫輩聯翩勝國殆十數家而發之才
遂以一郡踞海內者十之三至王子充蘇平仲
胡仲申輩馳驟皇朝又十餘家而發之才遂
以一郡割海內者十之六蓋至于宋文憲景濂
而一代之才咸歸吾婺矣今去文憲僅二百年
雖豪雋迭興鴻鉅間出而嗣續前規者胡寥寥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三

希邁也豈造物者以其初洩之太盛而闕之其
終耶將猶有未足于其先姑闕之其中而大昌
其後耶嗟嗟允達弗可預知者彼蒼意也弗容
自己者吾黨志也語不云乎法乎上僉得其中
當文憲之從事于學嘗沾沾仲尼孟軻矣而迄
成其爲文憲也使其所師下于仲尼孟軻則其
所就將又有下于文憲者今僕之才淺薄尾瑣
萬不足以辨此而足下儼然抱絕人之姿空羣
之足又卓然弗奪于時尚而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又惓惓焉舍足下而弗告其誰可告者僕之
所以弗敢終匿其愚也夫世所謂不朽者三德
也功也言也言所爲不朽亦三文也詩也學也
夫學如孝標博矣極矣而製作之傳未之廣觀
也詩如賓王高矣美矣而淹貫之域未之洞精
也文如景濂大矣成矣而聲律之途未之深造
也是非三君子才有弗逮也孝標六代賓王唐
初景濂元末其時則非也卽窮三君子之力而
挽之而欲以一人焉盡革其舊力固未易也今

少室山房

入卷之百十九

書牘

四

僕與足下之世何世也 大明御宇非江左偏
安匹矣 神聖重光非垂拱再傳擬矣 車書全
盛非至正末造倫矣 則夫集三君子之長以上
接周楚漢唐之緒使發之爲發異時不以一代
一方限者非生乎今所當有事耶嗟嗟允達僕
犬馬長矣聰明衰矣少之時殫力于詩歌而莫
能究壯之歲覃思于學術而莫能備洎乎晚節
而垂涎于文事誠哉却行而求及前人將一何
所就是愚而覬希三者之萬一乎惟是足下

甚富力甚強中甚虛思甚遠才甚闕今之世而
覩圖大業于吾郡宜無踰足下者徒以不佞人
味之間有相契而謬相附且欲相師焉誠非不
佞所敢知也無已則當今天下固有全執三事
之權以追蹤三古之上者足下亦知其人乎吳
會之墟洞庭之澤洋洋乎大觀焉由發而趨僅
旬日之軌也足下闢其垣而有得焉其于三君
子之業思過半矣夫才選則禦之以格格定則
通之以變氣揚則沈之使實節促則澹之使和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五

數語也瑯琊法門以始基不佞也不深不玄不
沈不堅入之沈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數語也
瑯琊法眼以終授不佞也顧不佞實未之能副
也敢敬以布之足下足下潛繹此而有得焉其
于瑯琊之道又思過半矣嗟嗟允達不佞自還
里以來榘關節舌不爲人談藝久矣而獨諄諄
然辭費于足下以足下于僕時同地同心與迹
無弗同有所言而弗盡于足下非夫也惟足下
無棄葑菲無擇芻蕘以毋忘比肩接踵之義異

日者青鞋布襪惠然肯來將與足下徧歷
諸洞天呼牧羊兩小兒登芙蓉萬仞之杪振衣
長嘯極目齊州爲生平一大快也

報陳立父

曩歲獲交尊公竊聞足下誼槩則私衷嚮往久
矣頃黃金臺上一奉教言公方酣燕杏園僕遂
翻飛林麓雲泥異趣聞問無從自車駕蒞止越
中一時人士憑軾而東歲以百數不佞每邂逅
知交劇談大雅未嘗不色飛神動夢游天姥之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六

間也明府至自錢塘遠拜手書嘉貺之辱重以
瓊瑤下贈清風穆如足下之軫念故人意則蒸
蒸厚矣迺不佞疎節隱衷其何藉以自文于左
右名園鉅圃勝槩冠絕楚中不佞夙聞之都人
士委賦大隱諸題卽未能負笈攜筇以盡挈林
樊之勝而想像高深徘徊靚麗固已神怡采菊
之軒耳飽松風之閣矣賤疾未平筆硯蕪廢殘
暑漸收敬如來命不敢辭也尊公雄飛直上
內繫心一代詞人將爲吐氣倘遂獲移鎮

仰大海溢波長湖增艷豈不亦千古快心哉
旋附謝卒卒無次不任主臣
對身東報顧朗生

僕迂僻狂戇人也世緣落落顧獨好慕古文辭
尤願交當今作者曩歲侍家大人遊楚獲交在
明朱丈每卜暇相過從爲文字飲一日在明與
諸同志屈指當代各流輒盱衡謂不佞曰子識
顧君朗生乎是吳會間錚錚者也不佞時則私
竊識之方潦倒風塵不獲藉在明交懽足下旣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七

家君出叅楚藩在明旋亦拂衣海上鱗羽垂隔
歲不能一再聞問春間裕卿使者有吳中之役
輒附一札通在明泊返舍持在明書至則是下
手教儼然辱先之陳義繾綣寄情委折披讀再
三不能去手重以瑤篇下贈清聲古色意氣所
寄千里若新吁嗟顧生僕何以得此乎足下哉
僕自束髮拈弄筆墨欲爲今人而志弗安欲追
古人而材弗逮躑躅二途迄無定趣聞爲二三
同志左提右挈形之篇什一皆委瑣蕪穢曾不

足當大方一嘯柰何足下獨從而好之好之不
已又從而筆之書而託之詩也卽葑菲之采足
下不遺令當今綜核名實者謂足下何愧矣愧
矣僕自去冬坐老母病已無復計偕念將來或
可從黃勉之孫仲可輩作吳楚間閒人不妨稱
足下同好也承諭高軒遠吊子鳴審于何日倘
遂不棄扁舟阜帽惠然衡門之下僕雖鄙劣尚
能拉足下溪頭爲十日飲或深秋過海上訪王
長公亦當首詣足下徜徉薜蘿談討芝桂延津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八

之合不遠有期康使再過草草奏報小刻二種
并徃拙詩四章附酬大雅瓦礫視之可也

報宗良王孫

不佞十載前從山陰劉生得畫梅詩一帙讀之
至足下輒擊節賞歎以爲不意今人中有才如
足下者而是時不佞方索居無能藉交游通尺
素于左右頃歲周旋文父始稍稍竊聞下風邇
者那相兄來令敝邑王次公徃來激水間每一
晤言輒交頌足下不容口私心則愈益鄉徃欲

藉明府君紹介相聞屢矣顧恒以病冗奪迺
辱手教儼然臨之雄詞麗藻穆如清風雅誼款
忱投我肝膈不佞何以得此于足下哉以足下
才而當西京建安無論梁孝諸王卽陳思兄弟
奚能難足下者顧不自滿足而過知不佞不佞
非枚叔劉生其人曷以稱同調下執事也不佞
自髫髻習古文辭念載于今靡能尺寸自樹惟
是海內名流什九不鄙而與之交獨以未識足
下爲憾乃今得一當足下十年寤寐之思慰矣
馬

小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九

報孔暘王孫

不佞曩從友人黎惟敬輩結社燕中每與楊乾
當今名勝至大江之右則惟敬輒津津口足下
也于時私心竊以嚮往久矣邇者邦相丈體重
敝邑不佞以臭味獲與朝夕過從晤問尤重
述足下不置杪秋遂荷佳篇并屬詩冊方

以尺素通記室乃足下大教辱先臨之而且申
以瑤章侑以華刻一再捧閱恍然若與足下晤
語龍沙之上不自知楚越千里隔也足下麗藻
清才宿根天授竟所造詣豈直雄視東南故當
凌鑠大曆元和而上而傾才下士疊疊一念尤
信陵梁孝以來所僅邁見者至如友雅之輯卽
李何徐薛輩相與愉快九京何論當今迺不佞
株臥一丘顧得因緣那相締神交下執事抑何
竒且幸也匡廬滕閣不佞寤寐有年矣重以足
半榻偕胡生爲十日飲否

報何仁仲

不佞童巾時卽厭棄博士家言少長隨侍家大
人都下稍援筆習古文辭顧當世賢豪作者未
數數覩也一日家大人從署中歸手一編示不
佞曰是漢東何仲子詩也是曩嘗從余習舉子
業今且翩翩以詩自雄矣于時卽受置几席讀

之具見足下神情朗逸風疎雲散矣嗚呼
然若于僕之衷素有相入者輒和之以寄足下
一再相聞後尺素冀絕惟心念之頃爲世路所
驅龜勉北上燕楚異域分于足下無緣晤語比
至都下過康山人甫就席有騎而叩門者問其
姓名卽曩所稱說何仁仲也輒相對握手歡極
平生揮毫雄飲狂態淋漓旬日之間十數聚首
一何奇且快耶俄不佞落羽東歸足下亦鼓柁
南返十年寤寐得之一旦旋復失之區區七尺

水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十一

何能堪此離索迴望黃金臺館腑欲爲裂惟黯
然長吁而已里中落落追念舊遊日以爲歲昨
忽別駕熊公持一書一刻至云足下自楚中寄
我者亟取閱之則燕中倡酬之什與不佞諸詩
種種具在嗟乎足下之於友義篤矣自得深矣
顧不佞何以當辱也披誦來教無非裏言三復
之餘令人氣結至訂期過我又惘然神動色飛
第所謂米家畫舫迄今寂寂豈漢東仲子易而
臥遊宗生耶抑子猷興盡中道遽返也足下勉

之蘭亭春色不減武陵來歲願
蹙漁竿一瓢笠若耶雲門之畔
倘有青鞋布襪長嘯而來者不
佞雖駑劣猶能一旗鼓相當也
別駕使旋卒卒附報不一

報吳叔通

不佞結髮操觚聞海東吳叔子稔矣
項浪遊金閫武林邂逅諸同志稱述
足下不容口鄙心竊願交焉顧無從
修短刺謁姓名于下執事昨偕汪司
馬過兩瑯琊海上歸抵舍而鄉人以
雙鯉

水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十二

至亟投筋發緘則足下見貽手教洎下
贈諸篇也足下藝苑菁英人倫秀出
鴻騫舉橫絕無前不佞固亟願執鞭奚
翅接席而迺先施菲劣諭義茆衡雅
量虛懷太丘有道高情遠韻摩詰襄
陽風霜之氣飛動于寸蹠金石之音
鏗匄于尺箠不佞把翫三過旣私竊慶
幸于吾鄉一當足下而臨風長謠美人
離隔則又未嘗不嘆河山之邈如憾
執手之無自也僕自髫髻厭棄時

規妄希大業研精畢命廿載于茲雖問
辱鉅承

澁相响沫而幽憂疾病進寸退尺加以倥傯
躑索處窮居青眼旣垂二毛滋見丈夫樹立俛
俛莫之惟是足下崛起頽波力追曩哲卽大浙
之西家驥人壁分庭抗禮寡見其儔矣勉之叔
通日月如馳努力不朽異時左提右挈方駕前
修西京盛唐詎曰遐軌哉鄉人立待報音卒卒
未展鄙言四律敬謝瓊瑤惟足下之垂教焉

報張茂才

癸巳之夏陳觀察過我定交不佞與抵掌談天

小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十三

夜分而罷別去武林甫閱月而以賢書寄我意
觀察奇人所漁獵當得瑰瑋絕特之士比開卷
而足下姓名巍然首舉焉不佞之爲觀察喜可
知也又閱月而洪茂才來敝邑輒傳致足下倦
倦云將以返棹之候抵不佞結文字驩夫以足
下才何有于不佞顧才如足下誠不佞願爲執
鞭者于時竊又大喜過望蓋不寐而跽足下高
軒四浹日矣歲迫易使君御者在門不得已一
赴三衢歸而家大人出示手教而知足下之已

過瀛水也則豈直惟河山之威躑躅鄙人足下
鼓枻而東亦寧無典盡之憾耶翰論諄諄靡非
肝腹至五七言諸體清聲古色雋調壞詞黃初
開元燦爛筐篋不佞讀而應接不遑錯愕自失
咄咄張生胡足下埋名鏗照東海之濱閱抱大
觀一至于此當今諸老垂盡宇宙寥寥代興盛
世使全越山川重于九鼎非足下而疇其任之
僕犬馬長矣聰明衰矣才盡于文通涕下于逸
少豈其敢以鼠璞魚目矜侈隋和惟是足下厚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十四

誼虛懷雅不容已同聲之契實締于今惟足下
念此盟言毋忘風昔也大集索序鄙人寧有推
諉迺靜卿行迫而新歲文通輟杳幾奪寢洩謹
先綴七言四章附驥末簡卽詞愧腆縹緲之衷
膈所攄非敢爲佞惟足下鑒之亮之異日序成
更覓便鴻致之都下郭隗之臺黃金百尺足下
左策飛黃右騄駼駟方一騁而空率土之羣何
言薊北暇而過問昔時屠狗復有狂生胡元瑞
乎華陽無恙碣石獨存秋清水落幸摯荆高二

三子學筮放歌歌易水之章以待我

報崔子王

絕生回辱手教縷縷置之袖中字猶未減而
音泐至大貶之錫雲霞爛焉載讀誨言故人
以屬我者厚矣第不佞自結髮以來委身鉛槧
犬馬日長碌碌蓬蒿進之不能以鴻筆潤色皇
王之犬猷退之不能以微言紹明神聖之絕學
每聞以雕蟲末業染指大方不朽之塗恐難預
公且病近世之殫精性命者薄九丘百氏爲陳

必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十五

言劇志詞章者鄙六代五朝爲勦說弘靖之間
一二名公卓然特立而時無英雄輕于持論今
其著述流行海內後學取信貽誣良多故不自
揣揆掇拾謏聞用相質正或得以夤緣曩喆傳
示將來庶幾虞裨之流猶賢博奕之士可耳足
下盛諭云云詎僕所敢望哉惟辯或過煩詞間
傷激大槩爲高因下本之前人藉非足下古誼
古心何從領略今茲以往僕將守雌齊物以畢
餘生豎白異仝匪所計矣昨載晤王叅知咏歎

高雅甚悉足下如冰壺秋月迴絕塵縉而光
朗潤彌不可遏又如玉盤露屑雖食之寒澹而
能令俗子臙肺冷然未易爲餽餉紛華者道也
訟堂清暇臥理餘間篇章綦富休文八咏一一
和之以寄胡生武川雙鯉辰發酉至鄙人日候
于澱江之上矣

報張大來

郭隗臺前高賢滿坐僕酒態狂發而足下川澄
淵渟若干頃之陂浩乎而無紀極也僕于時竊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十六

已心醉久之俄策蹇驢出春明門青衫無賴不
復能覓足下五陸三市間客歲秋首赴燕滿意
物色曩時諸酒人擊筑放歌尋荆高故事計望
見足下顏色不遠復以病臥京口委頓東歸一
榻衡門湯藥爲伍生平意氣盡矣明府公甫下
車卽出足下手書副以華什敘致繼繆許予真
切頓令病骨習習欲飛噫嘻足下僕五上春官
兩則大都三返窮谷丈夫樹立自分已矣惟是
雕蟲之技妄冀于著述稍見一斑若足下盛

作才絕出一世謂宜登石渠坐天祿大者謂
帝猷追蹤夷契次亦當如左馬楊劉葦然藜束
筆洋洋纏纏以播告八方乃燃尾曝腮亦且數
四豈造物小兒必欲以鹽車阨良驥耶蘭陵釀
法頗異往時鬱金之香不減唐日足下儻有意
手曳屐放舟爲臨邛十日飲乘典歷武夷窮雁
宕而歸僮足作東南佳觀不落莫也新春掃榻
以待高車君典遺集梓行何似幸至一觀禹金
足下所稱鼎足于來論中得之乃僕素樂道其

火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十七

人者計亦能聯璧回來乎盛暑揮汗作荅俚刻
百卷悉索敝賦以上惟大匠斤削之

再報大來明府

晨起啓關而葉令君使人手持雙鯉至日得之
西江上游者急呼童剖之素書爛焉無論加滄
相憶語語肺肝而且懷以新詩授以素筆至酒
貨之餽寄頓杜康至今尚醅酌柴桑之秫也足
下捧銅章宰百里栽花鳴琴之暇日吟雙鳧入
上陽名姓紀于御屏且爲天下治平最異斯文

人循吏兩傳並入輝赫簡編吾黨士良爲吐氣
乃若葉令君之宰敝邑足下亦欲聞其政乎古
所謂愷弟神明公勤廉飭當官之美咸備一身
今海內賢能所在蔚起僕不敢妄恣較量至夷
考唐漢以還史書所錄卽裒然一代未有若令
君之絕出者也自令君下車卽以足下故知不
佞甕黃之外顧不佞于令君踪迹曠疎歲不載
覲豈解爲緩頰隨生惟是賢聲惠績下徹閭閻
上通衿珮萬衆一詞亦豈能掩其實耶足下西
少室山房

卷之五十九

書牘

十八

江政績僕得之叅知王公大自瓌異茲者復令
君矯矯相望楚越間計聞此而喜可知也羅太
宰學術風猷岳峙當世其遺言緒論掇拾而表
章之實在足下此外皆牛刀餘割無所俟不佞
云云矣

報胡文父

次公車騎已達龍沙計日相與上下德甫用晦
宗良貞吉孔暘諸君子鱗比里中一呼畢集會
毫洒翰白雪四飛將遂匡廬之顛瀑布無色斗

牛之分紫氣燭天千古快心殊令人妬不肖索
居海上互鄉難言邇邇相至始獲一吐胃中塊
磊第彼此相對旁觀遂無復人也一咲一咲

燕中與文父小牘二通

裕卿雞鳴出函谷殊駭聽聞昨晤惟寅亦云揮
泪而別而何仁仲以爲尚留都門誤也今特遣
一信問諸水濱

二

信歸已悉彼寓所裕卿片紙至黯慘不可讀且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書牘

五

欲拉吾及足下同買一蜻蜓艇鼓柁而南亦寓
內至快心事僕凌晨前發遲足下潞河之陽足
下須辦裝亟至無爲使燕世子聞率荆卿漸離
輩擊筑放歌大闢黃金臺下也

報李通侯惟寅

讀貝葉齋草鄙人以姓字占籍青雲幾十七焉
快哉無所憾矣自君侯倡盟大雅域中諸談藝
士憑軾趨風華陽碣石之間蔚爲雋國每花朝
月夕風天雪郊挈盒携尊連鑣並轡無論雙闌

五陵西山金銀樓殿四百餘題名其上殆遍
尋丘仞壑稍具遐觀君侯必聯絡賓朋窮其勝
而後已按是編一時倡和宴遊之盛觸目可想
像也今往事遂爲陳迹而故人亦大半入岱僅
君侯與僕以其時年齒差少故相望僅存若太
白之配殘月耳君侯虎頭燕領行且立勳萬里
外一通侯故物不足言僕自別君侯離羣索居
持一竿東海之上卽擁衆扶餘稱王夜郎安能
與英衛元助絮量高下哉賢郎雋聲傑起幾跨
觀其騰霄歷塊也

與李臨淮

連朝風色莽莽咫尺間遂不能相過一道別棕
行期已卜暮春之朔扁舟泝潞河發矣古人所
以執手徘徊臨岐戀戀者非無丈夫之志以知
已之難遇也僕于君侯誠所謂傾蓋如故者况
蓋之二千年之雅而值茲數千里之別彼此戀
戀更當何如析雙劍于河梁坼長虹于薊野中

夜悲歌不自知
衰涕之交集矣
俚言二律呈正
大方心長調短
不足言別君侯
念之

與李惟寅

與黎惟敬秘書

報蘇石禹督學

再報君禹

報王大參

謝張大參知睿父

報張中丞助父

報葉儀臺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十九

終

少室山房

卷之百十九

昔蹟

二十一

連朝風色莽莽咫尺間
遂不能相過一道別
行期已卜暮春之朔
扁舟泝河發矣
古人所以執手徘徊
臨岐戀戀者非無丈夫之志
以已之難遇也
僕于君侯誠所謂傾蓋相知者
是
大式以尋階
賦不且言限
替到念之

茲表霜不自味
寡漸之交
染笑野言二
軒呈五

少室山房類藁卷之百二十

書牘十首

與李惟寅

與黎惟敬秘書

報蘇君禹督學

再報君禹

報王大叅

謝張大叅知睿父

報張中丞助父

報葉嵯臺

報謝直指葉公

載報直指葉公

啓劄七首

賀申學士生啓

賀大宗伯王公啓

少室山房

八卷之百二十

目錄

一

賀御史大夫趙公啓

代

啓注明府

代同人

賀睿父廉訪擢江右

舉唐臨海縣丞駱賓王祀鄉賢劄子

少室山房類稿卷之百二十

澱水胡應麟明瑞著

新都江湛然清臣輯

清漳盧化鰲翕騰訂

書牘十首

與李惟寅

君侯之結社長安也義薄雲天聲鬯海寓四方
才雋影合嚮從蓋平原信陵梁孝陳思合而一
焉維時不佞齒最少枝最劣而名最卑而君侯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一

一見拔之珠履數千之中置之國士無雙之右
以上賓廁下走以大將呼小兒渥解衣之惠弘
結襪之風崇斷金之交竊聯璧之譽卽君侯銳
情吐握靡釋芻蕘乃不佞沐浴殊恩卯翼洪鹿
鏤丹擢赤自矢以毛遂荆卿冀一當狗盜狗屠
于門下者詎旦夕忘哉何期游從款洽造物見
猜唱和繁興真宰積怒風波倏起羽翼中垂足
下留都不佞還越躑躅薊門之野徬徨易水之
章飛霜擊于青冥長虹貫于白日壯夫之髮豎

而指天烈士之肝墮而墳地當是之時僕與
侯面孔相向黯然竟鉞咎爾神去窮愁孤抱逆
旅萬端口欲訴而一詞莫陳腸已斷而九迴靡
歇誠生人之荼毒而知已之極悲也自別足下
言返故廬肺病侵凌雄心滅沒分已息交軒冕
絕迹市朝雕蟲是師蠹魚爲友經史子集環蔽
蓬蒿典索丘墳吾呶草莽以立言爲盛節以不
朽爲殊勲覽太玄則大子雲之準易紬中說則
騷仲淹之續書讀史記則榮司馬之褒誅咏離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一

書牘

二

騷則高左徒之比興紛華盛麗弗存乎中隱約
沉淪無慕乎外跋扈飛揚取諸懷抱優游泮渙
遂其平生日晡而眠日盱而起科頭跣足不履
不冠抱膝微吟曲肱長嘯清琴數弄名香一炷
頽然丈室耳目盡忘霽景良朝荷鍾小車携壺
蹇衛輿集神王無問所之招南鄰之叟尋北寺
之僧耦東郊之農挈西園之幼時而濯和風美
佳月翫晴雪眺晚霞時而歷層巘升高岡浮清
川浴淺瀨時而撫長松倚修竹坐茂樹撥幽芳

時而釣游鯉弋飛鴻聽鳴禽友黃犢得意則
旬長往耽奇則彌月忘歸黜陟不知理亂不關
寵辱不驚利害不入汎汎然若大尊浮于江湖
虛舟泳于川澤一切人間世不復繫寸衷久矣
惟是空谷之中足音曠絕二三兄弟耿耿余懷
若吾惟寅尤所眷注追惟夙昔授簡操觚把臂
崇壇論心廣座自謂黃河如帶泰山若礪金鐵
可泐盟好弗渝寧意渙散驟垂至有今日此黃
鳥之歌所以興悲于遠別碧雲之怨所以極望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三

于長空也嗟嗟惟寅華陽未毀碣石猶存屈指
故交無恙有幾秘書長夜于羅浮丙史先秋于
大庾康子棲神于雁宕童生委骨于龍丘謙之
草宿于瀟湘鳴臯木拱于京洛仲修汝修植伯
持伯懋功孟嘏在明諸子或投簪海畔或解珮
江臯或挾策都門或懸壺市肆莫不雲萍蕩析
風葉紛披後會無期前懽茂續桓大司馬云樹
猶如此人何以堪嗟嗟惟寅追思往事能弗痛

哉周視吾曹僅一足下崑然靈光樹燕趙之長

城據吳楚之半壁坐朝堂則方虎之重出沙漠
則韓白之英際遇隆矣建樹偉矣榮名顯矣志
願躋矣亦念鄙人之瓠落乎已乎惟寅君侯進
而清廟垂不世之勛不佞退而名山希來世之
業固知鵬鷄異翔龍螻殊軌然而屈伸逍遙大
小一也合浦之珠復還有日延津之劍重合何
時臨楮吞聲泪目枯竭

與黎惟敬秘書

始不佞之遊長安一巾角童子耳公以三十年

少室山房

卷之百三十

書牘

四

名家觀其隻語而拔之庸衆之中躋之國士之
右略其黃驪期以神駿卽中郎倒屣于仲宣元
禮通家於文舉較之今日不足異也六載都門
聯鑣並轡西山四百八十寺題名其上歲輒一
周每令節芳辰名園勝墅若河朔盛夏蘭亭暮
春梁臺冬初赤壁秋望靡不折柬追呼窮極典
會華堂邃閣飛塵不侵繡戶珠簾珍玩羅列圖
書四壁爨鼎兩序清談甫洽能事孰與公與壽
承以翰墨思伯以丹青惟寅以鳴琴鳴臯以擊

劔謙之子鳴仲修汝修以壺矢六博僕與裕卿
在明顏生岑生以奕棋董生何生以篆刻又武
人李生筮篔琵琶藝絕當代前無等倫自餘諸
子有抱膝而吟有曲肱而臥有胡床淪茗有棊
几焚香人自爲偶形骸盡忘禮法無拘機械不
設羣賢既至少長旣集披襟酬錯撫景留連或
惠風暢于庭際或素月皎于簷端或密雪布于
長空或曾冰啓於幽壑重以名花十畝喬木千
章深菊萬叢疎梅千樹四時景物觸目彌佳至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五

于改席懸燈滂宵徹漏左龍陽右安陵前綠珠
後靜婉魯衛新聲宮商迭出滇閩異味水陸還
陳飲則踰平原之日而不歸醉則屈中山之期
而不醒一咏成而句已傳于碣石一賦出而楮
輒貴于華陽誠人代之賞心而帝京之盛集
也自門下引高岩穴僕亦羈臥林坻一時同社
雨析星飛十稷以還喪頽略盡思伯坳粵仲修
坳燕鳴臯坳齊謙之坳楚壽承坳吳子鳴裕卿
坳越兩朱生落鬼昂藏一則罷瑟王門逍遙簪

紙之外一則鼓刀屠市宛轉縲紲之中僅惟寅
燕顧樹都邑長城洎門下鴻冥垂藝林碩果追
憶曩時樂事如彼軫念茲辰離索乃爾何能不
扼腕徘徊撫膺躑躅望美人于天末思公子于
雲端也緬惟門下俯同此懷寄我新篇誦之踴
躍僕常抗論古今文人年迫晚暮非才力之變
衰則志意之橫放較之壯齒往往不侔獨吾惟
敬楨伯二君並起一方咸次斯患北聞卜築朱
明閉關勾漏羅浮萬仞兢秀爭奇而公方吐納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六

雲嵐超忽霞霧固宜青蓮歌曲倚醉彌工拾遺
詩律投老逾細也君華翼騰蹕九達何物黎
君生此寧馨豈所謂丹穴之鶩駉耳之駒非耶
僕下駟程材黔驢較技二毛滋見一善靡聞微
長康之黠而類其痴匪嗣宗之狂而慕其達崎
嶇大於馮衍歷落甚于桓倫加以北雞在室無
晨不鳴獰狗當門有時而噬雄圖幾于盡擲壯
志尚爾未灰爰倒檢舊殖垂且百弓馳上大方
慮規三益興文道故神往形留徙倚足音惠予

報蘇君禹督學

語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不佞每三復斯言未嘗不拊髀嘆也何者不佞東海之鄙人耳束髮修詞則雅嚮慕兩漢三唐之業既從家大人浪遊京洛一時名勝不鄙謏陋引以過從年弱氣盈妄意舉足掉臂可升作者之堂入風人之闕而志大才疎心長技短世務嬰其懷抱疾病中其膏肓將遂負笈名山脫屣塵外而當路一二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七

鉅公憐其泛駕拔以空羣復爾逐隊簪紳覩顏佔俾古今殊尚妍醜異觀屢上公車輒復報罷茲者三戰皆北皮褐東歸却掃閉關自同麋鹿不願一點迹郡縣之門廁足旌旄之末卽以命世賢豪登壇鉅匠輟軒咫尺徒有神飛詎意執事聖不自聖念及蘄蕘才以憐才采茲葑菲車徒雜沓相對屠沽軒冕燦煌下交岩穴卽不肖知同尺鷃藝劣黔驢能不一披瀝灑膽吐露於

大方之側哉樓船豪飲權極平生握手欵言

成千古桐江入望嚴瀨分襟夕陽在山黯爾覓
佚卽不肖于門下未敢謂國士無雙迺執事于
胡生允可謂知己莫二矣夫士有生同里巷迹
締姻媿而蒿艾異芬參辰沒齒者明公獨不階
片刺無事先容結駟班荆頓成金石則古人所
謂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豈欺我哉載讀參知公
下頌手札大義勤倦鴻篇焜耀輟問字傳經之
冗尋分題授簡之盟非慧業宿根庸暇及此謹
用揭之坐右誦以終身卽下問搗謙拳拳無已
坐室山房

卷之二

書牘

八

譬則瓠巴鼓瑟慶梓削輪諦聽旁觀惟有心醉
而已臥病以來向疎筆研清風披拂舊習復萌
輒綴七言律六章不揣瓠球上酬琪璧將因布
鼓竊叩雷門伏惟惠以同聲痛加繩削尚胥後
命神爽飛馳

再報君禹

夜來篝燈疾讀諸大篇古風已登漢氏之堂入
阮公之室當今獨步靡可比肩五言律清融朗
秀接軌開元七言律流暢和平比蹤大曆時而

屈比少疎音節過亮猶之商襲小蝕趙璧微瑕
固無損其連城第益彰其至寶伏惟明公虛受
之懷獨隆千古下交之誼曷絕一時草莽曲士
濫荷深知稍有隱情便爲大慝故忘其聾瞽冒
布腹心非敢說劔公孫之門贊詞尼父之筆實
欲反求大匠加削朽株上冀隋珠借光魚目耳
占對卒卒不旣願言

報王大參

應麟馬牛下走瞻跽清光翼若霄漢兼以幽憂

坐至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九

之疾株伏枕衾素不敢冒昧晉謁大人君子卽
郡城之中足迹疎曠十年所以春初驟承車駕
左顧衡茆國士之知踴躍肝肺強顏持刺一再
公庭辱明公忘分推誠屈威損重寵施異數冠
絕後先以王侯而友匹夫以方岳而遵窮巷闔
閉日以生輝道路詫爲殊特擬諸信陵之轡則
上焉者齒德俱尊揆諸僕射之旌則下焉者技
能彌劣誠當今之創觀而古昔所難遭也間者
復辱雲箋下詢岩穴腆儀盛貺飽德醉衷九頓

拜嘉罔知報塞頂高履厚奉以終身使旋卒卒
肅狀布私媿小子之不恭惟長者之崇照

謝張大叅知瘠父

谿谷波臣林丘牧豎管窺蠡測無異醜雞辱長
者采擇芻蕘過存藜藿屈上公之威重問下士
之沈冥發金紫之謙光忘草堊之侮倨征西車
從闐咽道旁鎮北于旄徘徊閭右固已榮逾袞
隴寵溢衡茅迺至福生之刺甫入于公庭崇伯
之饋遽吐于私室中郎之屣旋倒于賓席孺子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十

之榻長懸于郡齋爾其握手披襟論心造膝深
宵坐月永晝談天縮四部于齒牙羅三車于指
掌懸八荒于七筋酌萬象于尊罍洪荒混沌之
前元會運世之後堯率須彌之外僬僥蠻觸之
中無不綜核精研旁通曲暢張華束皙耳目未
該劉杳陸澄記誦徒侈奪何憲五花之簞窮王
勃七曜之文元氣淋漓真宰幾于上訴靈光焜

耀太乙爲之下巡藝苑大觀詞塲豪舉斯其極

已又何加焉盛集希逢合辰難再布衷陳謝莫

禱願言

報張中丞助父

自北地信陽兩君子龍躍鳳鳴奔走一代子業
以清聲古色接軫聯鑣河岳之靈幾于盡洩嗣
是中原文獻一綫寥寥明公崛起方今雄飛直
上較之三氏于湯有光不佞雖未迓後塵得諸
瑯琊伯仲恒以爲湛盧太阿鋒不可犯宗梁徐
途岐聞問稀值間者敝裾羸馬蹙躑長安邂逅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七

墟頭周旋大雅辱明公略去形骸剖露肝腹挖
揚文藝上下古今莫逆于衷相視而笑至枉駕
衡茆停騶閭巷上公之貴置之若遺豈不佞夙
生緣業當御李君天作之合靡由人力耶不然
而間濶于生平者胡其遭逢于漏刻也得書慰
諭拳拳以不佞從事嘉隆五子竝驅孰知先後
令人愧怍罔知所承明公瑰材麗藻橫統亡前
逸調雄詞高華莫並俯眎鄙人殆大鵬之于尺
鷃而覩焉希有見目狂迂有曾無心能弗沾背

所冀登壇大匠終始玉成毋使知人之哲翳累
千秋知己之明局踏五夜至所望也至所靳也
鴻旋勒謝未竟願言

報葉巖臺

應麟之乞米長安也弊裾羸蹇蹙蹙塵埃十口
纍纍故鄉天未重以老親門閭弱弟襁褓俯仰
宇宙躑躅河山欲歸則羽翼摧頽奮飛無路欲
留則形影斃獨語告曷從天幸明公政成報命
闕下皇情首注簡蒞越邦應麟方以貴賤途岐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十一

尊卑禮絕樞趨謁舍投足次且廼明公軫念舊
交不遺遐逝形骸罔間勞分盡忘寵以華筵賓
之上座披肝洞膈挾日傾宵于肯應麟固以飽
德醉衷刻深五內矣至詢及羈旅靡依長途病
泐慨然垂慈不報侈惠難名飛檄自天單符動
地遂使六翩生于白晝四牡附于皇華門無垓
澤之呼野絕萑苻之警俾呻吟餓蜀之夫憔悴
遊梁之客安車而遵大路高枕而達故棲迄今
松檜猶存蓬蒿旋掃白頭無恙黃口同驩疇之

賜也疇之力也應麟之頂戴洪恩銜結大造此生此世何日忘之古人艷稱知己埒于生成麟也不肖昂藏七尺已爲明公有區區妻子脫屣何論哉舩艫度淮亟思上謁側聞台旌蒞止改吉秋初敬因家嚴賀使狀布腹心高牙大纛巍峩九霄馬首威嚴未敢以韋布短衣匍匐道左軒輶少暇圖候顏色不宣

報謝直指葉公

易水羈棲渥承睽盼臨安留滯更辱提攜大造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一

書牘

十三

洪恩怙恃爲一而且誠推肝膈分絕形骸以草莽下臣據上公之左席以荆榛窮巷駐長者之軒車古昔僅聞今茲曠覩藐焉一介其奚以堪自大旆出關樓船抗手臨岐黯慘神爽飛馳洎抵故廬將圖北首而賤荆奄逝井曰靡供嚴父衰遲晨昏莫寄踟躕里閭寤寐風流極意德星還照東國迺聞太夫人仙遊之耗痛慄不勝亟擬生芻絮酒匍匐玄堂恐盛暑酷炎復勞苦次側身東望悵惘難言伏惟至性夙根哀慕同極

迺玉體方勤劬于事焚瘁百端尤冀勉思大
損節深思以上副 聖天子九重之望下慰太
夫人九地之靈詎惟愚父子且夕懸懸蓋東南
萬姓同以爲祝者也家君使候敢布腹心鄙律
六章以抒悃臆惟執事顯亮之

載報直指葉公

應麟山鹿野麋自放人外長林豐草抹撥世緣
維是明公下車敝邑首辱拳拳捐百里之煩勤
三接之遇略州民之分申國士之交卽窮年掃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十四

迹不敢一投足公庭迺明公諒其迂疎貫其狂
簡吹噓眈眈無已有加應麟于是時業已醉心
飽德自矢豫生久矣自明公飛翔天路不肖亦
蹶躡風埃旅食江湖萍蓬靡定而邇歲滯留燕
土羈寓武林困瘁伶俜不可名狀乃長者停騶
土窟賜席霜垣夔絕恒情一掃世法卽古之樂
道忘勢推誠下賢未有如執事之光絕後先者
也顧麟也何人以最下之朽株當無上之弘造

廟肝鑠腹愧切難名歲杪病瘍迄今兩載伏枕

粵粵辱金玉之章下頒窮谷霍然起誦恍接風
儀伏惟明公鳴琴之政迥出于秋攬轡之風高
舉一代卽今輿深溱洧廟貌錢塘萬姓瞻依八
表傳播國朝名臣倍屣唐漢至絜功較半未有
居下位而立譚之項成百年之永賴處外臺而
垂紳正笏措天下于泰山者也仰惟玉體頽然
不勝苦塊矧太夫人有子明公足垂不朽而大
廷之簡注環堵之謳吟不可失也讀禮之餘間
進荅木節哀搏泣以成異日者震古無前之大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十五

孝愚父子旦暮望之旦暮祝之使旋草勒報謝
未罄願言

啓劄七首

賀申學士生辰啓

壽域啓黃扉八表覲三台之象祥光流絳闕萬
年懸五岳之圖昌期協而名世生治運隆而真
宰出轉洪鈞于北極海晏河清騰紫氣于西華
虹飛電繞恭惟某一代真儒累朝宿德闔深邃
密接孔孟之淵源廣大高明負伊周之局量蚤

年射策彩雲垂耀于楓宸午夜然藜太乙下窺
于秘閣文章蔚爲宗匠朝野視以儀刑納金匱
石室之藏兼總乎丘明大史之所未備校天祿
石渠之籍博綜乎楊雄劉向之所未通萬方翹
首以望其雨霖五位虛心而倚爲柱石惟茲大
德克當天心爰及熙朝時升台座經邦論道尊
同帝者之師翊化調元望重王朝之佐掌絲綸
于禁闈贊黼黻于明庭陋唐漢之規模功百于
蕭曹房杜起勳華之禮樂任兼乎稷契夔龍越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十六

裳重譯以來賓西域懷琛而入貢恩加九錫普
天同祝其修齡化被四方率土並占其遐筭惟
中元之詰且爲初度之良辰欣玉露之方溥值
金風之乍起兔宮蟾闕呈五彩之奇輝鳳閣鸞
臺備千秋之盛典禎祥協應日朗天開淑氣氤
氳嵩廻華拱姓字遠符周伯知間氣之生申聲
名近邁潞公適歲支之逢午兩宮眷問交馳中
使于掖庭三殿傳宣盡出大官之庖饌降而百
辟莫不同懽爰及羣黎咸知共慶環珮趨鏘于

瑣闥衣冠輻輳于通衢金醴熒煌並列安期之
赤鳥玉桃芳馥雙飛王母之瑤緘誠哉海甸奇
逢允矣天人交慶彼西關之西駕奚裨王靈而
洛社之中興空傳逸事孰有榮膺百祿歌太平
宰相于明時澤遍重溟頌中國聖人如往代者
也某樗櫟庸流草茅下品龍門顧盼濫空冀北
之羣雞樹瞻依彌切周南之想屆茲華誕曷任
飛馳敢竭愚衷少申毫末伏愿介富壽康寧之
景福奠靈長鞏固之不基奉天子者億萬年大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十七

業與乾坤而並久相成周者八百載太和巨宇
宙而長新某不勝翹企祝望懇切屏營之至

賀大宗伯王公啓代

伏以八座尊嚴當代重斗山之仰九重咫尺敷
天切霖雨之思興禮樂于太平夔龍再邁復文
章于元古左馬同聲凡叨函丈之末光曷任門
牆之私慶瞻依莫喻踴躍難言恭惟某海嶽儲
精貞元毓秀巍巍名世應五百年間出之期赫
赫儒宗際億兆載方亨之運雋譽流聞于襁褓

英稱藉甚于簪裾瓊島風清獨占羅浮之桂樹
玉堂天近先攜大庾之梅花雄飛雁塔之前高
步螭頭之上讀書中秘羣公讓彩筆之騫騰獻
賦西清列辟親宸旒之悅豫視東觀蘭臺之草
紉石室金匱之編天顏肅穆以親承日角從容
而坐對堂中刻漏蓮燈合藜火以交輝閣下絲
綸槐色與薇花而互映望極乎清華之選恩隆
乎密勿之司鼎鉉時升佇聽宣麻于北極軒輜
蹇借猶煩典禮于南宮治神人和上下非伯夷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十八

何以任其官審經曲觀會通必商容乃能舉其
職郊天祀地之典一振宏綱朝日夕月之儀咸
撮機要萃衣冠于朱雀兩都瞻黼黻之光馳劔
履于蒼龍四海播儀文之盛玉樹鳳凰之句金
波鳩鵲之章振六代之靡風一歸大雅攬三山
之秀色盡掃陳言中夏外夷拭目冀希文之大
拜兒童走卒傾心頌君實之明揚誠哉不世奇
逢允矣當今快覩明良喜起之氣象將益信而
有徵聖賢豪傑之經綸行且立而可待某白屋

經生寒氊末品衡茅佔俾濫膺桃李于公門草
莽樞承幸接芝蘭于下席夙奉鳴絃之教冒干
製錦之榮葉縣飛鳧有憫王喬之異術冀羣識
駿敢忘伯樂之殊恩用竭愚衷肅陳短狀少紓
蟻悃上祝鴻猷伏冀珍玉道躬膺承簡命彤庭
晉接効鹽梅舟楫之誠絳殿敷陳荷柱石台衡
之寄與周召閔散而相望並伊臯稷契以爲徒
某不任翹跼瞻望之至

賀御史大夫趙公啓

代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十九

栢府崇遷九域佇澄清之化蘭臺獨坐千官廻
振肅之風廟堂動色于周昌朝野歸心于汲黯
太微高揭清光徹帝座以昭回執法中懸紫氣
合皇都而照耀恭惟某命世儒宗昌辰碩彥爲
時而出膺五百年豪傑之期協運以生際億萬
載明良之會爰自立朝之始常存正直忠讜之
心洎乎入仕以來茂著澤厚精明之業大行首
試聲名遠播于夷陬給舍旋超奏疏交馳于瑣
闥敷歷乎東藩西省惠愛旁流飛騰乎北寺南

臺丰裁益峻昌言正色屹立于波靡瀾倒之時
大烈精忠聳動于地闢天開之日駐旌帷于蜀
郡三峨飄象緯之光行鹵簿于江州五嶺借山
川之色四海之傾心日衆 九重之注念彌殷
大纛高牙不踰年而內徙穹階峻秩甫閱月而
重遷威行百辟之先位列羣公之右鷹揚虎視
巍然柱下之元遼鳳翥鸞騫赫矣臺端之碩輔
蒼珮逶迤于廣殿絳騶馳騫于中逵姦人遙望
以潛踪善類因之而作氣垂紳正笏雍容而鎮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二十

定乾坤載筆峨冠指顧而動搖山嶽稷契皐夔
之事業復見于今漢唐晉宋之功各恥乎其下
倬哉盛世斯民之遇偉矣得時行道之秋某樗
櫟冗材疆場末吏沉浮列署濫叨白簡之餘光
奔走外藩竊庇阜囊之休烈恭聞大拜曷任瞻
依敬竭衷誠少攄忭躍

啓汪明府

代同人

玉鳥乘雲漢殿重雙鳧之賜銅符耀日燕城分
五鳳之華春光將適于河陽爽氣式瞻于秋浦

南宮與計叨陪奏對公車上國覃恩幸獲振
承仙駕敢託花封之末僭申芹曝之恩伏惟惠
降華鑣照臨廣座琴飛白雪嘖嘖清風一奏驪
歌並折渭城之柳色少紆鸞馭先流澌水之蘭
芬云云

賀睿父廉訪擢江右

崇遷大國峻陟元僚象軋三垣班聯入座香爐
瀑布候旌旄于匡俗之廬畫棟珠簾瞻鹵簿于
滕王之閣紫氣極西江而照耀蒼生合東郡以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一 書牘

二十一

攀援應麟猥以衡莠濫竽洩勃興言芝桂託好
蘭蓀懸上榻子高齋敢云孺子據胡床于廣榭
數奉元規顯擢躬逢榮光快覩薄言申賀未罄
悃誠神劔雄飛佇躍司空之珮僊機咫尺頻占
博望之槎離合互并懽虞並集仰惟崇鑒曷任
飛馳

賀叅知洪公得雄啓

棠服延芳戶牖協三槐之慶薇垣炫采階除徵
五桂之祥雙珠兆而合浦霞飛尺璧現而昆岡

電繞權騰海嶠喜溢江藩伏惟某某高門日揭
巨闕雲初司文苑于中台是生玉樹宅武夷于
上界爰擢金莖八翼垂天預識九苞之鳳五花
墮地爭奇千里之駒懸弧矢以射中華紹弓裘
而傳大業應麟叨光世誼竊庇州民忻逢岳降
之辰樂遂華封之祝薄陳牙頰敢布腹心曝欵
未申塵悰幸炤

舉唐臨海縣丞駱賓王祀鄉賢劄子

竊見故唐臨海縣丞義烏駱賓王大節高風瑰
火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二十三

材卓行詞華冠代學業超羣挺生景龍垂拱之
辰驟揭天寶開元之幟雕章繪句則霧捲霞舒
授簡揮毫則星流電掃楊盧遜其渾博沈宋範
以馳驅逃榮上裴聞喜之書陸沉靡悔潔已拒
員平原之請壁立難攀至孝篤於平生孤忠竭
於始仕微官奉母任武功簿而不辭直道匡王
謫臨海丞而愈奮屬牝晨之篡國玄樞撼而八
極搖仗雄略以登壇赤羽呼而萬衆集勳一杯
于故主問六尺于元兇歷數屠兄殺子之姦鯨

鯢虺龜亟發醜母弒君之惡戮豸寒心旣首建
義旗將裂渠魁于七廟旋身膏逆刃尚飛靈爽
于千秋偉哉器識無雙詎曰文章寡貳廼史氏
因仍弗昌言於紀述而州民謏陋迄罷享於蒸
嘗誠亘古不白之沈寃實闔郡當先之鉅典伏
惟闡發幽光播揚茂烈亟修廢墜廣勵風猷俾
乾坤壯氣恢弘于崇正之朝海甸英蒐振迅于
右文之日某不任激切祈懇之至

少室山房

卷之百二十

書牘

三

萬曆戊午三月七日之日同弟幼清發洞茶
分廿趙文鎮園笥於碧桃花下警校百一
卷至二十卷完政其字者二十有九刊補
闕衍者十三字江清臣記

謝闡發幽光
普媿亘古不白之沈寃實闔郡當先之鉅典伏
因仍弗昌言於紀述而州民謏陋迄罷享於蒸
于千秋偉哉器識無雙詎曰文章寡貳廼史氏
義旗將裂渠魁于七廟旋身膏逆刃尚飛靈爽
于千秋偉哉器識無雙詎曰文章寡貳廼史氏

幼清曩從白下嘗丹鉛元瑞先生詩藪筆叢
雕師古齋矣恒熈其詳核之精立言之贍其
間掎擊楊太史用修間有矯枉之偏要無害
於忠告至若洗刷鉛華獨存風骨微旨概見
唐長公詩集一序可爲擷芳之子鍼砭遐思
嚮往尚獲我心茲幸伯兄清臣司馬婺州得
縱觀先生全集如晤其人而炙聆塵論顧其
舊版猥雜陰陶外訛讀未半而厭心乘之伯
兄遂爲繕校精粹流布同文以慊私淑又幸

跋

一

趙鴻臚文鎮董正之孝廉徐伯陽章無逸編
摩之而聿觀厥成也是役也雖不敢自命元
瑞功臣而二三君子之致力者尚爲海寓同
文之士之功臣也夫

萬曆戊午春王正月望日歙州江湛若幼清
識

跋

吾友胡明瑞氏恬敏絕倫英邁
冠世甫在髫髻蜚聲藝苑長而
挾策都門遊屐幾遍南北海內
名流如瑯琊新都者爭執牛耳
盟之所著詩有兩都婁江白榆

跋一

邯鄲寓燕述征青霞湖上華陽
計偕還越養痾臥遊諸集至於
文章浩汗洋洋灑灑制作之富
克棟盈車惜中年委蛻未及披
次藏篋笥者軼漏過半登梨棗
者曼漉不堪甚甚至字潦草而不

可句板紛錯而不成篇幾令人
躑躅名山而歎噓片石幸

司馬江公紆我羆紱風流文采
嗣美休文且於瑯琊新都有同
調之憐闡發幽潛旁蒐散軼於
退食之暇正其魯亥出秩奉之

跋二

餘佐其剗劂俾若詩若文部分
區列訂訛訂似豁目洞心得與
四部太函齊駕中原誠寓內之
奇觀千秋一大快也昔王敬美
之敘明瑞曰遺珠剩玉猶足掩
映一世矧茲撮標選勝何疑膾

奚則斯集也不惟慰明瑞於九
京亦以樹詞壇之寶笈爲德甚
盛厥功懋矣彙集告成未有餘
木因贅之以志喜時

萬曆紀元歲在戊午一陽生澱
水趙鳳城識

跋三



水因贅之以志喜時
盛厥功懋矣彙集告成未有餘
木因贅之以志喜時
京亦以樹詞壇之寶笈爲德甚
奚則斯集也不惟慰明瑞於九



